靖康要錄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靖康要錄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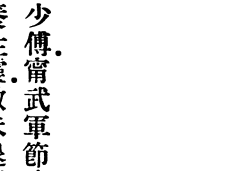
撰人不詳

靖康要錄卷第十二

十四日詔應進頌賜及第人勅竝追奪。

是日聞眞定府陷集從官議棄三鎭于尙書省。

十五日制右金吾衞上將軍提舉亳州明道宮范訥爲檢校少傅。甯武軍節度使。充河北副元帥東路軍馬都總管。



詔曰。朕通好鄰國。屈己增幣。無所不至。凡所以保守疆土。全養生靈。敵未退師。攻陷城邑。每聞邊報。痛切朕心。已令盡召天下之兵矣。凡爾州郡。豈可嬰城自困。坐待其斃。今仰河東江北諸路帥臣。傳檄所部州軍。各得便宜行事。合縱連橫。相爲救援。見便卽動。無拘于律。其見官吏能與鄉里豪杰率衆扞敵。保守郡邑。大者寵以公爵。次者授以節鉞。或召用于朝。或世襲其地。各宜體國。奮然自拔。無使鄉里坟墓。坐被殘破。父母妻子。生致離散。所祈于皇天后土宗廟。北顧流涕。明告此言。忠臣義士。甯不動心。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仍仰宣撫使遍行告諭。

十七日。駕幸飛山營閱砲。賞賚百姓。因登北城而還。

十八日。臣僚上言。直秘閣徐惕昔爲廣西轉運使。掊斂公私之物。如文犀大貝異香珍貨。悉獻于蔡京、蔡攸。一路受幣而官庫爲之一空。奉聖旨。徐惕落職。追兩官勒停。

十九日。檢校會中書舍人劉珏。昨繳還中書舍人安扶論李綱二章。引用韓琦、韓絳等語。奉聖旨。劉珏落

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制曰。乃者大將誤國。羣議沸騰。理宜譴責。書命之職。當暴其罪狀。明示四方。苟懷二心。是辜委任。具官劉珏。自朕初載擢寘詞掖。不惟喻德之義。依違顧望。首鼠不情。援凶人于琦絳之間。引仲淹而自比。始言蹈躐自奮。有嘉報國之心。卒言輕率無謀。宜正誤朝之罪。操兩可之說。無所折衷。職在論思。不宜若此。聊從薄罰。免所居官。退處眞祠。以懲其過。可依前件。

王雲遣使臣至眞定。報金人已許和。不復議割三鎮。止須玉輅冠冕及上尊號等事。

二十日。太常禮官集議金酋尊號。以翰林學士王寓爲尙書右丞。副康王出使。

二十一日。李擢爲中書舍人。

二十三日。李會除中書舍人。汪藻除太常少卿。

侍御史胡舜陟劄子奏。伏見陳遘蠟封申狀。稱中山府城下賊寨造攻城具。今月九日于寨立起砲竿一百餘坐。及用大車般運攻具近城。必須旦暮竭力攻打。欲望朝廷指揮宣撫司火急遣兵應援。臣觀遘狀詞迫切之甚。恐如眞定無兵爲援。卒至陷沒。朝廷安得恬然坐視。不爲慮乎。眞定之所以陷。實由宣撫司見朝廷遣使講和。按兵不動。今若天下以講和之故。不救中山。失中山必矣。臣于此歎朝廷爲虜人所誤。信之而不疑者。講和一事也。虜兵今日陷太原。明日陷眞定。凶焰鼎熾。侵尋而南。偃然有幷吞中原之志。初未嘗與我和也。但時遣一使。邀求寶貨。且詭詞恭順。使不爲備。朝廷便以和好爲疑。虜雖攻城。不敢救援。此直墮彼計中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閒。以和好爲權宜。以戰守爲實務。今乃朝廷以權宜而廢實務。臣

竊慮自河以北。土地人心。必兩失之。豈宗社之利哉。卽降睿旨。日下令宣撫司出兵應援中山。不勝痛心疾首激切之至。

是日雨氷傷稼。

二十四日。金人陷平陽府。

二十五日。侍御史胡舜陟奏。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唐貞觀中。高昌王將入城。西域諸國悉欲遣使奉獻。魏徵以爲不可。太宗從之。皆不欲蠻夷弊中國也。高麗弊我國家五十餘年矣。政和以來。人使每歲一至。淮浙之間。不勝其擾。所過州縣。官私船盡奪爲用。驅村保挽舟。一縣有至數百人。田桑農業。盡廢。州縣前期勾集保丁。多致凍餓失所。沿流亭館寺院。悉辦設陳所用之物。皆出于民。官吏督迫急于軍期。吏緣爲奸。民無所訴。更有宦官爲之提轄事過。有須索。州縣尤苦之。鞭笞取辦于民。故淮浙聞皆言高麗一過。甚于遭寇。朝廷所得貢獻。皆玩好無用之物。所費皆帑藏之寶。民之膏血。近日賜予尤加優典。所費不貲。而又有一路饋遺燕勞之用。約數十萬緡。高麗人貪利欲數至。臣不知朝廷盡國害民。以待此小醜。果何用耶。又有爲害之大者。彼昔臣事契丹。今必事大金矣。二虜能致其死命。而我無如彼何。故畏虜而不畏我。所得賜予。聞與虜分。我之山川形勢。兵旅衆寡。財用虛實。往往窺測。以報虜人。如此不惟有所煩費。實養虎遺患。豈非爲害之大者乎。臣近見兩浙路中高麗人使入朝。不久到明州。臣恐復如前日騷動淮浙。耗蠹邦財。今日聖政一新。悉革弊事。以撫養我赤子。伏望陛下以漢光武、唐太宗爲法。

勿使入朝實國之利如使人已到明州止令本州遞表入進遣還使人大率高麗人入朝于國于民有害但于州縣贓吏管待小人有利焉臣願睿明察此去數十年之弊政以慰天下企望之情奉聖旨依奏

二十六日左丞王寓憚遠行以夢誣上乞免行上震怒責寓散官安置新州黜其父易簡宮祠擢馮澥知樞密院事代寓新除右丞司諫元當可爲鴻臚少卿

侍御史胡舜陟奏伏見陳遘蠟書其詞哀切首陳眞定破屠戮生靈不知其幾萬人虜據高城愈難追逐臣等讀之流涕竊歎朝廷何忍其如此未嘗遣一兵一馬爲援也李邈三十四狀奏陳畧不見報朝廷豈不惜土地不愛人民但以與虜講和不敢動兵一何失計甚耶臣等請爲陛下言之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閒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是以息兵而貴和今虜遣使來而我使亦往彼此按兵不動乃所謂和也然虜人用兵不已今日陷一城明日陷一邑侵奪而南有幷吞席捲之志時遣一使邀求寶貨詭詞恭順使不爲備我使之往脅之以威不得吐一語但以虜人甘言奏聞而朝廷不察其情僞使謂和議已定宣撫司見謂講和如此亦不遣兵援救眞定以致破亡陳遘所以言彼受和議之使留置寨中而任意攻取無人援解彼何計之得而我何計之失也今中山城下賊朝夕必攻城矣若朝廷又以講和之故不令宣撫司應援必失中山失中山則河北諸郡不攻而自下矣失河北則京師不可都而宗廟社稷危矣陛下何得不以宗廟社稷爲念乎遘又言彼既攻城殺人放火而我師援之理不爲曲朝廷若任諸鎮之危亡不復顧恤則更無可論若猶欲保全伏乞速賜指揮宣撫司火急遣兵遘之言如此可謂切矣陛下若聽大

臣之論。謂既講和。不復應援。則非爲宗社之計。第恐土地人心。必兩失之。若大臣云今日無兵。何以爲援。臣等以爲河北之民皆兵也。使諸郡縣傾廩庫。與民共之。朝廷以好爵縻之。何患人不爲用。但在措置如何耳。遣乞宜撫司兵自深冀來祁會合。馬忠兵。宜撫兵擊其西。祁兵擊其東。中山兵爲內應。則轉禍爲福。易敗爲功。其言似爲有理。伏望陛下詔三省樞密院日下詳酌施行。取進止。

二十七日。聖旨。吳幵避事。特降三官。制曰。越疆出使。乃朝廷之選賢。授位忘家。蓋人臣之盡節。不勤國事。宜正官刑。翰林學士承旨吳幵。侍從老成。文章重望。朕于纂承之始。屢罄忠嘉。適比多難之時。可辭往使。念閫國百里之計。感和戎五利之謀。十萬橫行。乃出樊侯之妄。五十常勝。更覺臧宮之非。欲罷兩國之兵。宜煩一介之使。而賜對使殿。面諭至情。不聞力疾而請行。乃願養痾而自便。姑從降秩。以示寬容。往省前愆。力圖厚報。可降授朝奉大夫。餘如故。

制曰。御國必始于齊家。首重婦官之選。尊母蓋由于子貴。茲爲人道之常。眷言邦媛之良。夙被親闈之遇。生我介弟。時作賢王。方抗節于修途。宜疏恩于慈壺。詔示羣辟。揚于大廷。龍德宮婉容韋氏。淑慎無違。溫恭有恪。思女美之悅懌。居自救以箴圖。致婦順之明章。動克循于環珮。善慶所積。休祥自膺。早毓天材。乃藩帝室。顧復素厚。曾無驕侈之風。訓誨甚勤。果有忠誼之氣。如江夏厲賁育之勇。如任城嘉衛霍之功。屬朝封之講和。越諸臣而請使。朕敦手足之愛。令遠涉以出疆。肆推册策之榮。庶少寬于陟屺。是用進位四妃之次。敷教九御之閒。實亞軒龍。有華褕服。揆德斯稱。作命維新。嗚呼。兄弟之助急難。想見開元鶺鴒之

頌后妃之念行役勿忘周南卷耳之詩其茂對于寵光以永綏于壽嘏可進位賢妃

二十八日知潁昌府曾開言近緣職事與西道總管王襄措置不同又頃任中書舍人日常繳襄詞頭委有妨嫌乞改移一別閑慢小郡或外任宮觀奉旨曾開意在避事可落顯謨閣待制與宮祠

聖旨黃鍔除給事中由海道使金國以禮物議和

二十九日侍御史胡舜陟奏臣觀春秋傳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老氏亦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國家自熙甯開王韶開邊之說王安石主其議遺將用兵無歲無之瀘南交廣勤師遠伐至崇甯以來尤甚西開青唐以及夏國南築谿洞以及丹州西南則建祺祥等州皆不毛之地非人之境而驅赤子陷鋒鏑死者不計其數往者竭其膏血凡五十餘年而又王黼童貫合謀以敗契丹百年之好約大金以墟其國是以上帝震怒禍我國家金寇猖獗莫之能禦屠戮士庶攻陷城邑長驅于中原問罪于都城親王宰臣爲質虜人磨牙搖毒搏噬不已我師之出出無不敗前後殺傷如麻如毛虜國喪氣傷威損重此豈非所謂勿戢自焚其事好還乎陛下踐祚適于斯時宵旰焦勞未見微効蓋天怒未解人力豈能或勝哉然天與人相去雖遠其應甚邇今上解天怒當修人事以應之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此先王之省以應天解上帝震怒之道也臣觀今日祖宗寬大之政泯滅而未舉王安石刻急之法爲害而未除法度未得其正也士大夫之欺罔誕妄尚循舊習驕侈貪鄙曾不少悛風俗未得其正也事未見功賞已驟至及其敗事罰不及焉賞罰未得其正也閣官近習猶執事權頡頏恣睢無所忌憚任用未得其正

也。昔之叨冒恩寵者。未加鐫削。懷才抱器者。菲食州縣。爵祿未得其正也。昔之僥倖富貴者。一毫不取。火耕水耨者。困于重斂。賦斂未得其正也。數者未正。豈所謂正厥事乎。伏望聖慈明詔三省。凡是數者。悉反之正。庶幾人事修而天意得。震怒一解。妖氛自消。坐致太平。增光祖烈。面奉聖旨。令三省照應施行。

制以道君皇帝第三十四女封恭福帝姬。

十一月一日。諫議大夫徐秉哲爲御史中丞。諫議大夫呂好問爲吏部侍郎。

二日。聖旨。劉韐候到闕。不隔班先次上殿。卽日除在京職事官或重鎮帥臣。

四日。太尉鎮洮軍節度使同知樞密院种師道卒。

康王、馮澥等奉玉輅俱發出門。

五日。詔籍沒譚稹財產。從侍御史胡舜陟之請也。

高麗國王楷使賀皇帝尊寶位。詔差衞膚敏借太常少卿爲接伴使。未至。以明州知鄞縣李文淵攝使事管客。十一月一日至定海縣。計二百九十二人。館于樂賓館。先是樞密奉聖旨。令人使更不赴闕。明州差官押送禮物。至明年四月。人使始離館歸國去云。

七日。王雲自軍前單騎馳歸。不數日至中外大駭。果云事勢中變。欲得三關而止。不然。便至汴都。是日。康王復入門。馮澥能樞密。以資政殿學士爲太子賓客。詔曰。朕屈意議和。無所不至。雖衰冕車輅名號之類。猶所不惜。蓋欲保守祖宗之土地。而金人必欲三鎮。今與之。其害如何。欲不與之。其利如何。朕當從衆而

行之。不敢自任。令御史臺官告報百官。初八日于尚書省議以聞。宰執親戚不預。不得觀望。今日百官廷議。係宗社安危。各要見的實永久利害。若割三鎮或不割。各如何保無後患。割之而來。不割而來。各如何備禦。不得鹵莽朕毋固必。只從衆議。是者行之。

八日。召百官給紙札。各獻和戰之策。耿南仲、吳玠、欲棄地而和。喻汝礪、梅執禮、宋齊愈、秦檜、何栗、曹輔、陳過庭、馮澥、孫傅、李若水等欲戰。初王雲回報金人堅欲要三關。朝廷大臣優游不斷。集百官議于延和殿。與者居左。不與者居右。是日預議者百餘人。與者七十餘人。不與者三十餘人。何栗其首也。是日不與者曰。朝廷經三世得河東。陵寢在焉。河北天下之四肢。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人民貢賦者。其末也。況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石敬瑭故事。豈可遵乎。與者曰。三鎮。朝廷既常許之。今反不與。是中國失信于夷狄。若姑且與之。縱復猖獗。則天下怨怒。師出無名。不戰而屈也。與是。朝廷從與之者。是日。何栗罷中書侍郎。

又云。集百官議三鎮于延和殿。各給紙札。文武分列廊廡。范宗尹乞予之以紓禍。至伏地流涕以請。已而黃門持宗尹章疏以示衆曰。朝廷已有定議。不得異論。頃之。宣問金人欲必得三鎮。割與不割。利害若何。金人已與王雲約日割與。不割。金人之來。如何守禦。惟梅執禮、孫傅、呂好問、洪芻、秦檜、陳國材等三十六人以謂不可割。餘皆從宗尹議。又李若水歸自粘罕所。慟哭于庭。必欲朝廷從其請。先是金人遣王雲約以十五日以前告和割地書到。不然。以十五日渡河。至是何栗謂唐恪曰。三鎮之地割之。則傷河外之情。

不割則太原眞定已失矣不若任之但飾守備待之恪唯唯梅執禮建議清野從之尋宣孫傅梅執禮入對議遂定乃下詔曰朕嗣有大統屬時艱難外侮憑陵元元被害于是捐棄金帛寶玉不可數計以救百姓于塗炭之中繼修和好遣賂之使項背相望凡有所求悉從其請雖衰冕身輸稱號之美猶無所愛凡以保守土地全活生靈而敵勢未已動起兵端必欲割我人民覆我宗社使我百姓父母妻子悉被驅虜財物積聚皆遭劫奪忠臣孝子自當體國念家人自爲戰令下之日應河北河東京畿便行清野保守城邑其聚徒結衆扞寇立功自節鉞以下皆以充賞仍仰州縣預以名聞若自能斬首獲級者倍軍功凡吾赤子與其殘于敵人之手流爲異域之人孰若徒危即安轉禍求福與言及此流涕無從其餘諸路有忠義之人能率衆勤王或立功河北河東者竝依此恩推之咨爾衆庶咸體朕意

詔梅執禮爲清野使已而京畿之民扶老攜幼入保多暴露者人情大擾清野隨罷

差王時雍東壁李擢南壁安扶北壁邵溥西壁竝守禦使孫傅招兵使

侍御史胡舜陟奏刑部侍郎宋伯友天資駑劣市井之流才能素乏寸長但工諧附近習爲大理卿而內貨鄧文誥爲大理丞伯友傾身事文誥如奴刑獄出入惟所順旨而文誥用之爲爪牙以快私忿刑多枉濫人甚冤之未幾遂得待制已而侍郎皆文誥之力也今春朝廷遣伯友往大金軍中迎取肅王伯友不肯行至頴朝旨督責而後往近遣提舉防河但擁兵自衛略無措置其素行彫喪才無可用一至于此伏望罷黜奉聖旨宋伯友除徽猷閣待制與郡臣僚上言竊謂付之千里俾之共論必有循良之才豈弟之

政以牧養細民伯友昔任大理殺戮無辜不計其數當時盛章尹京伯友爲廷尉觀望內侍風旨多殺以希恩寵怨氣充塞傷天地之和使上皇負謗于天下此與漢唐酷吏無異宜膏斧鑕以快吾民今使治郡猶狼牧羊何一方赤子不幸耶伏望竄之遐裔與盛章一等行奉聖旨宋伯友降充右文殿修撰知鄭州

十日新差知鼎州邢倞除名勒停先是二月間斡离不軍既還粘罕尚留隆德府詔遣路允迪等以和議之書往粘罕聞斡离不軍獲金帛寶貨而己無所得遣使數輩來求賂時勤王之師踵至大臣有輕敵意猥曰吾兵強盛如此當與虜抗衡而滅之彼既領吾肅王過河吾何不亦留其使與之相當于是館其使述者等逾月不遣有都管趙倫者燕人猶狡懼不得歸乃詐以情告館伴邢倞曰金國有余都金吾者領契丹精銳甚衆貳于金人願歸大國大國可結之圖其二酋倞遂以聞朝廷大臣信之卽以詔書授倫賜余都納衣領中仍送賜倫等各帛千疋白金千兩倫至粘罕所首以其書獻之粘罕大怒以倫書表聞其主且具道南宋反覆之狀其主復報云入宋攻討事無大小委元帥府從長措置遂破太原提兵向京師朝廷以倞始禍故有是命

十一日聖旨秘閣修撰知平陽林積仁緣賊馬侵犯乞致仕可落職送吏部與小處監當

十二日罷范宗尹諫議大夫

是日晚金大至河外折彥質以宣撫司領兵十二萬防河與之對壘賊發數千騎來探回報其帥曰南宋兵亦盛未可輕渡或欲整兵俟戰有婁宿大王者曰宋兵雖多不足畏也與之戰則勝負未可知不若加

以虛聲盡取戰鼓擊以達旦以觀其變衆以爲然黎明王師潰賊遂長驅
知襲慶府郭奉世特除爲徽猷閣待制
十三日臣僚上言竊以元豐年西師敗績永樂陷沒神祖皇帝慨然興嘆元祐中朝廷休兵息民天下晏然紹聖以後章惇爲輔遂議開邊至京等用事狂悍上皇大生邊隙兵馬日益凋耗公私日益匱竭又舉伐燕之役致兵連禍結今五年矣賴天祐有宋篤生聖躬爲宗社之主其首惡賊臣既已竄戮如王機守鴈門和銑守瓦橋薛嗣昌帥太原詹度帥河間皆交結權臣肆爲欺罔冒受功賞助成今日之患尙未正典刑大懲公議薛嗣昌和銑雖死合行追奪詹度王機縱未顯誅市朝亦當竄之嶺表伏望早正誤國之罪以爲奸臣之戒勘當和銑追授武功大夫王機已除名勒停送高州編管奉聖旨詹度責授海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薛嗣昌生前官職竝奪
劉翰奏據都統制措置慶源府城守王淵申契勘金賊十月二十三日到城下安排攻打二十四日淵差州統制官韓世忠揀選步兵三百人于西北門刼破賊寨放火殺死金賊不知數目其賊寨盡皆鬧亂昏黑相殺其得功將士乞等第推賞奉聖旨韓世忠與除正任防禦使餘軍兵各轉五官資
詔福建江東淛東路素號有武勇人才欲依四道帥體例差發連使翁彥國充經制使令召募起發軍民二萬人須管于十二月上旬到闕勤王其錢物亦許于二廣那移奉聖旨翁彥國與復舊職依此施行
是日賊勢已逼耿南仲力勸急遣王雲且以康王押衰冕車輅行尊金主爲王叔上尊號十有八字康王

請南仲偕行。上曰。南仲老矣。令其子延禧代之。

十四日。京畿人戶盡移入城。

孫昭遠除祕閣修撰。充四道副總管。

十五日。臣僚上言。竊以去年之冬。金人入寇。出我不意。故河東諸州。堅壁不戰。天下諸州。或不勤王。陛下皆置而不問。恕其倉卒之失也。今年自春夏以來。皆知金人必復深入。若天下諸州或不勤王。以致大河失守。都城受危急。則事平之後。當須行法。奉聖旨依奏。其勤王若取後時。當職官竝以軍法從事。

王及之同金國通和使王汭來。聞軍已至西京。不復請三鎮。直以畫河爲言。陛對不遜。有奸臣輔闇主之語。上下洶懼。因許之。且以兩府二人行。唐恪既署勅。何桌大駭曰。不奉三鎮之詔。而從畫河之命。何也。桌不肯署。因請出。乃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復留領開封府事。于是御批以金人欲割地。須兩府二人行。令各自陳。陳過庭以主憂臣辱。首自請行。唐恪、馮澥、曹輔皆依違不對。耿南仲以老辭。聶昌以新辭。尋出御批曰。過庭忠誼可嘉。特免奉使差辭。免人耿南仲、聶昌日下出門。遂斷諸路門橋。諸軍城守。晚有御札云。金人已渡河。百官疾速上城。

金人兵由氾水關渡黃河。河北提刑許高、京西提刑許勝守氾水。與士卒望風而潰。京師聞之。士門清野。

龍圖閣直學士河東河北路宣撫使折彥質責授海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先是宣和中。河北河東宣撫司謀取燕雲。乃召燕雲之民。置之內地。曰忠勝軍。曰義勝軍。皆山後漢兒也。實勇悍可用。其河東者約十

萬餘人。官給錢米以贍之。雖諸司不許支用者。亦聽支使。久之。倉庫不足。以饑而怒。出不遜語。我軍所請皆陳腐。亦怨道路相逢。我軍輒罵辱之曰。汝蕃人也而食新。我官軍也而食陳。吾不如蕃人乎。我將誅汝矣。漢兒聞之懼。其心益貳。俟釁且發。至乙巳冬。金賊南犯翔武之境。翔州守將孫翊者。勇而忠。出兵與之戰。戰未決。漢兒開門獻于金人。既至武州。漢兒亦爲內應。遂失翔武。長驅至代。守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陷隆、代。至忻州。州守賀權度勢不敵。開門張樂以迓之。戎酋大喜。下令兵不入城。遂抵石嶺關。關最險隘。一夫守之。萬夫莫開。是時、太原張孝純謀守關人。或曰。冀景可也。于是命景。景辭以兵不足。孝純命其漢兒耿守忠以本部兵八千助之。景復辭。孝純曰。第如我語。景不得已而往。使守忠當前虜其居後。見便守忠至關。果啟而獻之。景以軍騎奔還。金人遂至太原。是時、宣和七年十二月初也。太原既被圍。提舉保甲鄭諶自城中出。傳檄諸郡。使爲備。諸郡悉築城點丁。爲守禦計。初漢兒義勇軍四千人。其將劉嗣初者。宣撫司俾領其衆屯平陽。見平陽人之垂涎頗萌攘奪之心。會聞金人已圍太原。而金賊之餘黨且襲京師。嗣初聞之。密遣人間道獻平陽圖于戎酋。于是正月十九日。僞爲入城貿易者。既入。則殺守關之人。啟關以納其軍。其徒大噪而入。火譙門府舍。奪甲仗庫取器甲。分隊而出。士民戰慄走且呼曰。奸臣置漢兒內地。今果墮其計中。其徒舍宿憤。殺城中人甚衆。城中人悉出避之。嗣初入城。括金銀。驅婦女。凡十餘日而投金人。于是金人益熾。留數萬人守太原。而分其半趨京師。其酋自太原而南。過南北關。仰而嘆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爲無人也哉。至威勝軍。權軍事李司司者。以軍獻之。其酋忻然

駐城外。至隆德府。隆德無備。三日而破。守臣張確、通判趙伯瑩死之。虜人留漢兒姚太師守隆德。領兵寇澤州。逢朝廷講和官。乃還太原。遣人入城諭之曰。朝廷已割太原矣。亟開門。孝純幷副總管王稟曰。朝廷已割太原矣。而但奏朝廷云某等不肯。堅守如初。金人大怒。無如之何。留兵數萬守之。其酋歸雲中。賊于太原城外。用植鹿角木環其城。厚數重。中爲小徑。往來縱火以警之。是時天氣已熱。賊兵各休于林樾之下。而分食太原十邑。其守益固。大酋既歸雲中。有諜者來云。四月二十七日。于雲中張飲而慶者三日。漢兒蕃兵打毬以助焉。太原雖被圍甚密。而竊出告急不絕。皆于衣領中爲奏狀。以達朝廷。且令速進兵解圍。告急之人不能脫者。間爲賊獲。逮見其書。知朝廷兵與矣。賊亦甚懼。其告急之人能至者。絳者。皆枯瘠如鬼。曰太原城中粟弓弩及皮甲以食。又將告竭矣。朝廷命姚古爲置制使。領兵駐威勝軍。其兵無故驚擾。自威勝遁還隆德。一路皆震。人民奔山澤間者甚衆。是時諸路救兵未有至者。獨种師中以本部兵最先。五月初及金人戰于平定、威勝之間。金賊以鐵騎衝突。師中死之。至六月初。太原告急者益少。人皆知困。內外憂恐。或聞李綱爲宣撫。已到懷州。乃分命劉韐爲副使。當平定之路。解潛爲置制。當威勝之衝。折可求爲都統制。居太原之北。張思正亦爲都統制。當文水之南。且命張灝爲陝西路都漕兼河東察訪。而督其戰。軍旅甚盛。河東之人皆喜曰。太原圍解。河東安矣。有張行中者獻戰車云。可當鐵騎。于是造千餘兩。其制兩竿雙輪。前施皮籬四木。運轉輕捷。每車用甲士三十五人。執弓弩槍牌之屬以輔翼之。兵結陣而行。鐵騎遇之。皆退遁。又爲蠻牌施釘其上。戰則鋪之于地。以却賊馬之犯。二者皆施行。然河東七月雖

皇暑已凉。鐵甲可御。人人相視曰。炎暑固不可用兵。今已凉而猶未進軍。將奈何。又見官軍之過者。皆江浙閩蜀之人。傭僦跛蹇。竟日轉徙道途之間。問之汝何爲者。曰救太原兵也。識者默然。有知兵者私相謂曰。賊數不多。廣爲虛寨以張聲勢耳。若便諸帥三路同日而入。賊必不能支。吾取勝必矣。若參差不齊。勝負未可知也。八月初。斡兵先進。賊并兵禦之。斡兵潰而潛兵與賊相遇于南北關。搏戰四日。殺傷相當。賊日增兵。潛軍力不能勝而潰。平定、威勝之師。皆逗留不進。潛、斡失利。潰散之兵。蔽塞而還。人人震恐。獨思正之兵在汾州。其衆十七萬。號曰百萬。未出戰。賊曰。斡、潛既敗。不足慮也。乃驅婦女老弱守虛寨。以當平定、威勝之兵。而併其兵以禦思正。思正出汾州。執景示衆曰。景不堅守石嶺關遁還者也。斬之以徇。是月十五夜。賊于文水張飲以賞月。諜者以告思正。思正襲之。斬首數百。幾獲嗣本。本脫去。灝、思正以小捷之故。馳黃幟呼于中路曰。汾州報捷。州縣歡聲震地。曰我師勝矣。或持酒席相慶曰。皇帝聖慈。吾其見太平乎。至有感泣揮涕者。十六日。思正出戰。賊曰。彼衆雖多。而嚴不整。無能爲也。乃以鐵騎三千直衝我師。我師大奔。相蹂踐而死者數萬人。坑谷皆滿。思正敗卒數千奔汾州。灝以牙兵數百趨慈隰于是汾州、威勝、隆德、晉、絳、澤州之民。扶携老幼。度河南奔者。鉅萬計。諸州縣井邑皆空。賊乘勝急攻太原。遂破。實九月初三日也。賊乃進攻汾州。且分兵禦慈、隰以北諸郡。賊勢張甚。汾州堅守以待救。俄聞朝廷分河東爲兩路。其隆德府即爲東路。經略平陽府即爲西路。經略各命守臣以援汾州。十月初八日。汾州失守。州將張克戩死之。當議者曰。汾州之南回牛嶺者。險峻如壁。可以控扼。于是乃命將以守。朝廷又遣劉琬統衆駐扎

平陽以扞北邊。然國用乏竭。倉廩不足。士之守回牛嶺者。日給豌豆二升。或陳麥而已。士笑曰。軍食如此。而使我戰乎。賊領銳師以寇回牛嶺。賊于山下仰觀官兵曰。彼若以矢石自上而下。吾曹病矣。爲之奈何。未敢前進。俄而官兵自散去。賊乃登焉。十二月二十四日。賊至平陽。塊領兵遁去。遂陷平陽。官吏皆縋城而出。爾後威勝、隆德、平陽、澤州、皆失守矣。賊騎至河陽。耆質列兵于河之南岸。賊據河陽。望見河南官軍甚衆。鳴金鼓以拒之。我師潰散而歸。賊遂渡河至京師矣。

宣贊舍人許亢除名勒停。送吉陽編管。許高除名勒停。送瓊州編管。知絳州李元孺除名勒停。送華州編管。知滑州李仲詢除名勒停。送同州編管。許高爲京西南路提刑。亢爲河北路提刑。各統兵數萬人防洛口。見金人即自潰故也。

十六日。遣康王爲告和使。耿延禧除龍圖直學士。與高世節爲參謀。是日。康王出門。午後諸門皆塞。獨留東水門并陳州門。

張慤除延康殿大學士大名尹。

知鄭州宋伯友落職。降三官。提舉江州太平觀本處居住。徽猷閣直學士張景以老病辭免南道都總管。奉聖旨許依舊致仕。

成忠郎郭京進狀。具畫一乞致選甲正兵所。聚收逃走軍兵。權于天清寺屯聚。詔從之。

陳過庭除中書侍郎。何栗除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孫傅除尚書右丞。

簽書樞密院李回自河上還。先自遣回以騎五千巡視黃河。號巡按大河使。虜陳舟欲渡。守帥驚潰。回挺身單騎馳還。朝廷不問。回力辭去位。于是仍舊職宮祠。

十七日。部集京城保甲。

徐秉哲除開封尹。程振除刑部侍郎。曾黼除御史中丞。何桌領開封尹府職事。

戶部尚書梅執禮。京畿措置清野指揮更不施行。司馬樸除右司郎。

王庶特起復除直徽猷閣充陝西轉運使。星夜前去。麟府、鄜、嵐、憲保州、寧化、晉寧軍、並隸陝西鄜延路帥府內晉甯軍安撫司。依雄州體例施行。令陝西漕臣葉景詢同河東漕臣葛兢專一副王庶係增置一員。候騎言虜兵已逼近郊。京師大震。于是戒嚴繕治樓櫓。明日知是折彥質潰卒。復開三門。議者或謂虜乘機渡河。鼓行而南。有易我心。不若四面十里間各屯兵二萬。堅據要害。以伐其謀。別馳萬騎往來助之。絕餉道清野以來。芻糞且竭。使不得進掠。縱諜間伺虜隙。時出兵嘗其虛實。令河北郡邑結營自守。更走使以元帥拜康王。集兵揚言搗燕山。以動其心。潛軍渡河。合四方勤王之師。繞其背夾攻之。虜不足亡也。或謂虜兵銳而我師挫衄久矣。聞深入氣益不振。脫不支敵。坐傷國體。不若擁駕臨狩。徐議所向。嬰孤城自守。誰可久耶。猶豫未決間。而虜奄至。朝廷茫然不知所爲。制曰。釁于賞以懋功。所以正朝廷之治。篤于親而立愛。所以隆門內之恩。眷惟賢貴弟。方抗旌而修好。肆力以寵行。揚于大廷。布以孚號。皇弟大博集慶天雄軍節度使亳州牧兼平陽牧康王。信厚由乎夙稟。義烈出于天資。席地勢之華。持之以約。處學問

之孅守之以謙比宿師之在郊嘗仗節而出使克底其績最人所難方盛秋之屆時屬朔郊之多警誼能體國奮不顧身手足具懷固重勤于既往意氣自許乃不憚于一行載惟誠忱良以是用仍雙鉞之貴加以巨藩因八命之崇升之大府陪敦邑采增衍井賦嗚呼譬之勳跂竚旋歸永綏壽履可特授安國安武軍節度使信德牧兼冀州牧依前太傅康王制十月二十八日與韋妃同出勅康王屬者鄰邦舉師邊未徹驚遣使和議適今之誼朕愛惜生靈視同赤子講信修睦庶幾息兵宜得賢王往將使指惟我貴弟慨然請行孝通神明忠存社稷英氣不懾奇略有餘朕甚嘉之首出祁寒益宜自愼以寬朕手足之念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聖旨金戎復搆兵侵寇漸近大河自當多設守禦之具即時搭掛及差官多方預爲圖備訪聞京師之民相動以浮言至鼓扇造作不根之語良民不得安堵往往懷疑愁歎以致惶怖類皆無賴不逞之徒意欲乘時爲奸妄言事端驚擾百姓使民心不得帖然可廣行布告今朝廷見行差選兵士頻把險隘蒐擇人才厚賞委用閱練奇兵詢訪奇策金帛官爵無所愛惜恩寵命賜例增數等見行分布防城守具以固京師內外人民咸體朝廷之意各安其居無循胥動之言如敢有煽惑造言之人誅擾民庶並重賞于法不赦宜詳告諭各奮忠誼爲國以期安靖劄付開封府大字出榜曉示兩日士塞諸門尋聞所傳皆謬諸門稍有開者

十八日相國寺招敢勇兵仍給散衣甲

侍御史胡舜陟奏臣觀今日戎寇侵陵國勢危蹙豈可拱手坐待滅亡湯武王起于百里漢高祖驅烏合而破强秦光武單車而剪羣盜今我國家堂堂之大而又祖宗積累深仁厚澤陛下有聰明睿知恭儉勤勞之德天下樂于推戴安可以虜勢之强便謂莫敵然湯武高光奮于微弱皆得賢才爲輔佐之故能成帝王之大業今陛下欲興衰撥亂中興王室所用以爲大臣者皆非其人唐恪俗吏耿南仲腐儒何桌狂生聶昌凶人李回雖差勝亦議論迂闊獨陳過庭正直孫傅忠樸亦非康濟經綸之手若南仲庸暗不曉事耳恪昌則不然才足以營私爲奸辨足以文過飾非陰附內侍延譽邀寵區區一心但爲身謀不恤國事寇未至則偃然自安寇欲至則惟務城守所以折衝禦侮之計寂然無聞自蒙任用以來衆論不與人皆鄙之都人見今事勢迫切莫不歸咎宰執數日前皆傳唐恪耿南仲疾革宣醫聶昌臺諫攻罷則衆之情可見矣近唐恪趨朝或以石擊其燭籠萬一城門久閉人不聊生必以誅宰執爲名羣起爲亂此事不可不慮也今欲以弱爲强轉敗爲功當以人才爲先得一善將兵者則兵不患不爲用得一善理財者則財不患其不足得一善守河者則寇不可得而渡得一善守城者則人不可得而亂求人才以得用豈煩陛下焦勞人人而閱之但宰執得人人才自足寇不足平矣今恪守等所引用皆貪汙不法之小人小人有才適足滋禍大率若子小人各以類進大臣可不擇哉伏望容慫加意擇所委任以爲心腹天下幸甚

十九日郭今募百姓兵萬二千人

游騎扣城或曰敗兵耳連遣使臣以兵根探往往不復歸歸輒妄報自十三日雪作次年二月一日方晴

初用兵置烽火達北邊。賊初入境。日數千炬。自渡河不復見矣。
唐庚落職。降充光祿大夫。依舊宮祠。

靖康要錄卷第十三

二十日。知懷州霍安國除徽猷閣待制。通判林淵除直徽猷閣。河內縣丞范仲熊特改奉議郎。除直秘閣。添差懷州通判效用。蘇諒補秉議郎。添差懷州監押。賞功也。詔賜北道總管趙野袍帶弓甲。

姚平仲特與敘正任刺史。令州軍尋訪敦遣。

二十一日。遣門下侍郎耿南仲使斡離不軍。知樞密院聶昌使粘罕軍。卽日出門。許以大河爲界。且告和也。

是日午後復閉門。金人已過汜水關。四壁掛甲上城。四壁差提舉官。東壁孫覿。西壁安扶。南壁李擢。北壁邵溥。每壁三萬人。差部將小使臣等七百員。孫傅都提舉。王宗濋都統制。劉廷慶、范瓊、統材武人分布四壁。皇弟康王次磁州。

二十二日。張叔夜自鄧州帶獵戶勤王。至南薰門。劄皇弟康王次相州。

二十三日。孫傅除同知樞密院事。曹輔除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秦檜除御史中丞。

是日夜。呼百姓登城甚急。人皆震恐。以金人大至也。

二十四日。詔許般萬歲山石賣作砲石。

斡離不軍至城下屯劉家寺。至十七日。道路傳金人遊騎已渡河。殿前司遣使臣馬綱作斥堠。一日而返。

報言賊兵渡河。朝廷不信。再遣使臣劉詢帶步兵三百人出封邱門遠探。不越宿而回。云兵次陳橋。投擊殺傷者百餘人。他衆僅脫。于是京城內外城門皆閉。清野指揮方出。內外驚擾。軍民乘勢作過。朝廷指揮城外般入居民竝就寺觀居止。未幾。有榜示所有清野指揮更不施行。城外居民令歸業。萬民歡呼而鐵騎已逼城下矣。

金人到城下。逐日加多。約二十餘萬。南總管張叔夜以三萬人先到。

二十五日手詔曰。朕以寡陋。奉承大寶。卽位旬日。金人內侵。賴將士之力。獲保宗社。而攻戰守禦。功賞未明。恩賚未徧。使士不用命。人有怨言。有司失職。咎實在予。今兩路重兵未退。守禦之備。方在所急。咨爾軍士。念我祖宗。掇業已二百年。撫養汝等父母妻子。恩德至厚。當國家艱難之時。無懷二心。無有怠志。奮力致命。朕已降指揮于尚書省。置功賞司。凡厥恩典。悉加增重。不限舊制。務使實有功效者必賞。僥倖者不容。凡功狀來上。朕皆親閱。第其輕重。不俾踰時。宗社再安。邦國甯謐。汝等力取富貴。共保家族。朕之此言。皎如白日。凡汝衆庶。明聽無惑。

先是籍城中戶一人乘城。至是免之。統制官范瓊于陳州門外披城屯兵數千。京畿提刑秦元集保甲三萬。先請出屯。自當一面。朝廷不從。虜兵薄城。又乞行訓練。乘間出戰。守禦使劉韐奏取秦元保甲自益。元謀遂塞。京城四壁共兵十萬人。諸將募戰士。市井中黃旗。不可勝計。應募者悉備。而寒乞之人。無鬬志。詔五岳觀、上清宮等屯禁衛。以備非常。數遣使懷蠟丸間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守將合兵入援。多

爲邏者所獲。

奉議郎馬伸除監察御史。日下供職。王元知滑州。

趙野落職。提舉西京崇福宮。任便居住。

是夜。燒南薰門、陳水門、固子門、萬勝門。續又燒西水門、封丘門、凡十一座。

二十六日。許景衡召赴闕。李回罷簽書樞密院。提舉萬壽觀。曹輔賜幞頭金帶。

二十七日。金人攻東水門。范瓊出兵焚寨。

知廣州孫竚令乘遞馬赴闕。王健差充樞密院都承旨。王燮充副承旨。

二十八日。城上守禦兵民殺統制官裨將等二百人。

駕幸京城四壁犒設。

奇兵所保甲作鬧。殺統制官裨將等二百人。

二十九日。都人欲擊宰相唐恪。

何棗爲門下侍郎。日下供職。

聖旨。三省長官名可竝依元豐官制。

三十日。唐恪乞出。不允。是日冬至。不稱賀。不作假。依舊入局。先是二十一日。金人遣楊天吉、王汭、宇堇撒離母來。詔吏部尚書王時雍、知四方館事帶機械王球、吏部員外郎王及之、充引伴官。虜請畫河爲界。朝

廷不得已從之回書云早乞班師以全社稷遣聶昌耿南仲爲告和使始稱聽命無違以黃河爲界王及之擅改爲以黃流爲界聽命無違虜張皇其意非止盡河而已至二十七日再遣楊天吉等入議復以王時雍王球管伴

閏十一月一日制曰朕紹承基圖紲御黎庶贊元經體是資不言之臣保大定功尤賴非常之佐我有雋傑若時登庸出命于庭用亶爾衆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何桌識遂以遠氣大而剛畫騰英聲冠冕多士挺挺不撓隱若棟梁之隆蹇蹇匪躬屹然社稷之衞比由詞苑進翊政機務陳義而納忠每推賢而揚善底乃嘉績簡于朕心屬天步之多艱當虜戎之方戒相予以濟非汝而誰是用憲祖朝之典章正台衡之秩序躐升右揆兼侍西臺涉以文階敦其邑采于戲姚崇應變遂致開元之隆祐甫代謀幾還貞觀之盛惟登明選公以熙衆志惟揆事圖策以取萬全緝治功于苟簡之餘起國勢于衰靡之後海隅清謐疆陲億寧朕以眇成爾亦多譽可特授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曰朕置相之方每加愼于選用惟遇臣之體必務全于始終眷時次輔之宣勞方以引辭而均逸肆朕明命孚告治朝光祿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唐恪才博而通志精以敏早由釋擢多出踐揚外分師閫之權尚有嘉績入長地官之劇綽著顯榮建朕贊圖召寘樞院進參政本超貳宰衡惟託付之甚專示夙夜之匪懈屬以戎騎薦擾郊畿馹騷預備多失于事機建節或成于稽滯以疾來謁申諭莫回是用界秘殿以班榮即殊廷而置使密陪經幄敦衍邑租嗚呼寵數之加頗豈忘于留眷忠誠之報宜勿怠于告猷尚

其欽承。以永譽處。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兼侍讀。制加鎮海軍節度劉延慶爲檢校少傅。依前上清寶籙宮使。初、畫河之議一出。衆口籍喧聞于上。御批付唐恪曰。畫河之議。萬口一詞。罪不在朕。卿其詳之。恪因乞出。乃有是命。呂好問除兵部尚書。張叔夜首先勤王。除延康殿學士。劉韐棄軍長寇。沮國搖民。各職與宮祠。

侍御史胡舜陟奏。臣昨奏狀。條具備禦十事。其一云。今大臣皆非其人。唐恪、聶昌尤務爲奸。臣所謂尤務爲奸。非虛語也。皆有實狀。恪天資貪猥。素無行義。知滁州日。貪汚之迹尤著。在任委屬邑買木。不償其直。載至和州蓋宅。凡瓦竹之類。悉自滁往。匠人役夫。皆滁兵也。以充私用。當時爲臣僚所論。遂罷州事。其後蔡京復相。引爲戶部尚書。京罷出知潭州。今春已召參預政事。邊方大計。自宜與宰相協力有爲。若宰相強愎自用。當以措畫之方告于陛下。安可坐視同其敗而奪之位。爲自謀則善矣。豈不悞國乎。及恪爲相。至今邊事。亦何所措畫。不過如徐處仁、吳敏充位而已。然亦不若處仁之不爲奸也。恪之智慮。但長于交納。內侍盧端、王若冲與爲密交。凡諸贊御。皆以欽使呼之。比召李彀至中書議事。聞彀之言。徐以手握彀之帶曰。至道處置。安有錯者。諮奉百端。吏皆鄙笑。凡內侍送御封文字至其家。無不解帶促席。深相結納。臣頃侍班上殿。親見恪與內侍昵昵耳語。久之而不已。自昔宰相爲奸。必先結宦官刺密旨。以中人君之欲。又使之延譽稱美。以固寵位。唐李林甫近世蔡京、王黼皆用此術。正人端士。肯若是乎。詹度、燕瑛、胡直儒、皆天下之至小人。恪黨庇之。臺諫交攻。不肯施行。聞嘗受度、瑛、直儒貨賂。故曲庇之。恪本州縣俗吏。素

未嘗識賢士大夫而賢士大夫亦恥與之接故今日所引用皆庸陋貪冒之人省部郎官尤爲冗雜獨任私意遂廢資格言僞而辨反是爲非譽邪爲正昔在蔡京門見京與子儵論時事而各爲語言士大夫皆能道之以爲口實此少正卯之徒聖人所必誅者往往在陛下前言語反覆前後不一如近日棄地與不棄地皆自其口出大率言行皆効蔡京如近議三鎮不欲出于己令集百官廷詢及請上即揚言不棄地以議棄地者分爲三等此與京分上書三等者無異京以上書分三等實之重典以杜天下之口而肆其奸今恪又欲以三等罪士大夫見事勢迫切不可不與地而奸計不得行使虜稍緩士大夫得罪者多矣朝廷復有大議誰肯直言此亦杜天下之口而肆其奸也若廷議之後急遣使行虜兵亦不至河豈有求河爲界之事虜未嘗求輅冕璽號即急與之其不知幾如此可任天下之重乎自夏以來所用以爲宣撫者提兵而出係國家安危李綱李彌大折彥質士大夫皆知其不可恪豈不知之知之而不言聽其敗事豈爲國之心哉國家天下之大固不可盡責其擇賢太守如河東數郡及懷衞河陽鄭不能擇忠義有謀者守之使虜長驅而入無人之境守河以護都城亦不擇人而用之使兵望風而遁汜水關之險密邇都邑亦不預爲之備今京城守禦疎略兵將無所統一人情不能安堵則宰相何用哉其無所能可見矣但知爲奸不務國事豈不負陛下寵任乎聶昌則奸人之雄小人之尤凶暴者因陳邦光引爲蔡京之客不次擢爲戶部侍郎未幾尹京欲爲蔡京中傷王黼反爲黼所中而罷居鄉郡以州縣之勢豪奪人之田宅州縣請托招權納賂無所不至爲臣僚所論責居湖外蔡攸方圖爲宰相以昌凶悖可用遂召至闕今春

士人伏闕、昌爲尹、詣太學謂諸生曰、王時雍欲盡殺公等、而昌勸之遂已、豈不見時雍親戚皆請假去乎、以虛言悅士人、因上書薦昌爲樞密院者甚多、昌之詭詐不情、大率類此、撫州范世英訟昌奪其物業、昌曲法編管世英、行三程而卒、使管押之人害之也、復追世英之父與祖、筆禁府獄、雖有指揮送大理、而昌不發遣、使大理官就府推勘、自有刑獄以來、豈有是事、若理直何必留府、世英三世被害、慘酷如此、豈有人心哉、閤門祇候陳申、昌怒其教世英作狀、追捕繫獄、毒楚備嘗、鞭肉股皆爛、百姓左二日爲世英送食、昌以事誣之、痛決至死、刑之冤濫、一至于是、豈無怨氣傷天下之和、致上帝之怒乎、江鋒昔爲撫州教官、與昌有隙、鋒比至都城、輒差人押出門、開封提事使臣范振受賕三百千、大理勘編管、昌乃留密院、生殺予奪之柄、皆在昌乎、殆不復有朝廷矣、蔡京、童貫、愛婢、皆畜于其家、貫有名馬、有指揮令昌取納、乃送太僕寺、因賜馬取爲己有、方軍興用度不支之時、開封有錢、宜助國用、昌乃請萬緡爲私費、嘗爲臣僚所論、守禦司寄姓名者甚多、如術人柳彥輔及號知足道人者、皆與官寄姓名、緩急之際何賴焉、今日募兵、尤爲急務、諸路差人召募、皆昌故舊輕薄小子、姓謝姓丁者是也、布衣與官、不問能否、各與官告數十道、使之妄用、京城望兵、如渴思飲、昌乃以爲私恩、豈忠君體國者乎、李平西庸陋不才、家有美婢、而昌悅之、引爲少尹、復使權樞密都承旨、方用兵之際、承旨豈容不才者居之、唐恪知昌奸雄可畏、牢籠使爲己助、昌知恪有力、亦深結之、士大夫目恪、昌爲死黨、朝廷有此二奸、所以政事不修、威令不振、人才無一可用者、將十莫肯用命、不足怪也、昔李梁在隨、楚人憚之、宮奇有虞、晉不窺兵、國有人焉、故也、今文武二柄、乃付

二奸是宜夷狄侵侮土地貶削而國勢危蹙矣伏望陛下睿斷赫然奮之天下幸甚奉聖旨唐恪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

是日賊攻善利門告急殿前司姚友仲選武庫神臂弓硬弩一千五百人救援

是日奇兵作亂殿王健殺使臣數十人內前大擾殿前太尉王宗濋爨渠魁方定先是王健創奇兵有識者鄙之曰凡兵用之則有奇果可以盡奇乎一時招集皆叛亡無賴富强之徒故有是亂

百姓殺東壁統制辛康宗以指揮城上兵不見賊火不得放箭砲百姓疑爲奸細故殺之

以張慤爲北道都總管

手詔朕以宗廟社稷之重與軍民共守命駕登城拊勞將士諭爾衆庶毋致疑惑

二日駕幸東門勞軍賞賜孫覿爲支軍粮賞賜不平降三官罷以王時雍代之

是日粘罕軍至城下先是王及之告和軍前二酋有割城池金帛之要及之乃曰及之奉使朝廷不易信莫若元帥親至城下遂與俱來以及之下獄宋伯友棄鄭州歸京師以爲提舉守禦命已下有言者落職宮觀江州居住西道總管王襄棄郡去澤守高世與以城降卽僞除京西河陽守燕瑛棄城欲去爲亂兵所殺司錄事等率郡官以城降河東諸郡或降或殺殆盡惟河北頗有堅守不下者始朝廷以虜去歲駐軍孛生監命都水使者陳求道等先決汴渠水灌西北郊牟駝岡窰務卒因縱火刼船燔數十里賊帥骨盧你移賚勃極列左副元帥曰國相粘罕者屯青城粘罕自河東入者也太子副元帥曰二太子阿里不

者屯劉家寺阿里不自河北入者也其餘賊寨多在東南初、窖官李彀典治兵械秋末、上命彀閱兵劉家寺彀因取兵器砲坐砲石置寺中不知數至是盡爲賊用京城震恐盡土諸門乃命官守四壁東王時雍南李擢西邵溥北安扶孫傅爲都大提舉四壁守禦使、每壁兼之四壁各爭强弱有事不相關白人甚危之又以東南受敵增立守禦東劉延慶南郭荀四面各一宗室兼提舉、十步一將十步一步長十步一統制又每壁各置彈壓官及其官屬率移易不常又諸門悉以宗室司啟閉初金人未渡河京城苦寒日者王俊民上言可借春以召和氣詔從之是日迎土牛于開封府前且令新城益張青旗以應木德仍自東壁始辛康宗于倫輩號持重務整紀律士卒厭苦之、諷百姓康宗反矣不然何以易旗幟衆不知其情乃趨宣德門、聚數千人與登聞鼓置東華門擂擊號叫京尹及彈壓官皆不能制衛士自樓上射之衆驚走遂趨東城擒康宗殺而磔之幷部將十數輩皆死晚稍定彈壓官推其尤者一二人斬之是日虜攻東水門矢石飛注如雨或以磨盤及礮碡絆之旋爲風砲壬師以纜結網承之殺其勢又門裡跨河築月壘以距之駕幸東壁撫勞將士范瓊遣班直五十人下城幾殆賴劉光國援之而免賊攻通津門甚急姚友仲領千人下城接戰殺傷甚衆

三日駕上封丘門

聖旨李綱復元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以限指揮到日下星夜發來赴闕仍曉示軍民

駕幸北壁刼寨兵來効級者賞賜甚重賊晚攻東水門甚急遣數人縋城禦燒毀其砲駕五鸞車二然砲

駕所存者尙七座。其未立者不可勝計。

四日。駕上鄭門。幸西壁。南道總管張叔夜以兵四萬會城下。詔以叔夜爲延康殿學士。駕登鄭門卽回。以馮澥與蕃使自軍前來也。澥云。粘罕初在瓊林苑。已而入青門。夜攻宋門。鼓聲甚急。范瓊劫寨者回。獲殺數百。東水門又築夾城。

五日。駕上南薰門。幸南壁。詔用太祖故事。儀衞務從簡便。以障泥乘馬。不除道。馬行泥淖中。或穿巷循堤而行。躬擐甲冑。登城。民皆感泣。及食時。卻御膳。再取十卒食以進。支賜有差。下至準備差使。猶二十千。每壁文武官幾七千員。所用不可計。其衞士對御血戰者有功。賞之尤厚。駕幸戴樓門。召見張叔夜。陞爲資政殿大學士。就解何桌毬路帶賜之。先是諸道兵未至。叔夜率先勤王。以其二子領前後軍。屯陳州門。屢戰有功。戰少却。又詔叔夜爲簽書樞密院事。以南道兵入城。數日不窺諸壁。獨攻東水門尤急。孫傅夜宿城上。視何桌、孫傅、議賊之再來。止緣去歲結和厚賂。今不可復倡和議。又苦無兵以戰。乃閉門堅守。以待四方勤王之師。京師之兵不滿十萬。秦元所教保甲雖衆。然怯懦無足用。嘗有五千餘人聚食昭陽門外。胡騎六七。疾驅其前。衆棄兵潰走。賊亦知我之虛實。無所憚。既而勤王之師迄無至者。未幾東道總管胡直儒爲賊生得。執以示城上。都人益恐。

蕃賊魏三大王陷□州。　鮮于可除右司郎官。

六日。馮澥尙書左丞。耿南仲依舊門下侍郎。其請給等接續支給。

金人連東水門陳州門朱門帶下寨自後日攻東水門粘罕兵薄南壁與醴泉觀相直虜能以利誘諸隊者反効以情賊初到即力攻東壁通津拐子城時劉延慶頗練兵事措置獨有法遇夜即城下積草數百爇之以警時有獻議置九牛砲者雖磴磨皆放東壁用之嘗碎其雲梯詔封護國大將軍賊知東壁不可攻于是過南壁以洞子自蔽運薪土實護龍河初決汴水益深至是皆氷合賊又爲梁安機石矢石不能及或說我軍宜出兵擊之且焚其梁令腹脊受敵將吏笑曰慎勿憂乘城一夫當萬使虜傳諜獲之尤以爲利然至二十五日城正自此陷

蔡京賜第及都尉宅火城中驚擾

大名府進士司文政上書力陳不可戰恐城破稱臣不可及何桌大怒取聖旨處斬號令案北盟會編作敎坊樂人司文政

都尉向子扆向子房不合擅便上城各降一官

御筆范宗尹首議割地今戎馬再至朕失天下人心先次落職續除集英殿修撰差提舉西京崇福宮

七日金人遣使來講和

是晚王宗濋領牙兵千餘人下城與賊接戰高師旦死是夜姚友仲正築南拐子城賊交鋒正在北拐子城下躬率將校施放弓弩監督砲石凡賊所陳爲砲箭所臨雖不少負亦不大勝賊勢稍沮

八日攻陳橋門尤急東水門大戰

九日。金人遣使借粮議和。

李彀先次除名勒停。

早宣化門告急。姚友仲領守南北拐子城。所以不扞禦水門者。以水門不可邊犯。故急攻二拐子。矢石如雨。樓櫓皆壞。初、朝廷爲防秋之計。上親幸封邱門。城外按砲。錫貲不貲。砲架砲石。盡在城外劉家寺。賊首攻善利、通津二門。不三數日間。城下立砲架垂百餘坐。盡是劉家寺者。但添得生牛皮包裹。幷濕檢木掾。攢定裝軸脚而已。

張叔夜除簽書樞密院事。

十日。龍德、甯德兩宮出錢助賞。國戚里豪民亦如之。或以酒食犒師。

金人許和。以都水丞李處權右司郎官。司馬樸爲報謝使。徐俯與郡一冲不職。降一官。

張叔夜與孫傅同措置四壁。依舊南道都總管。餘道並聽節制。

十一日。裝七星砲。指揮六部人吏及富民各僦車運砲石上城。詔賜河北朕即位以來。無罪無辜。而金人入寇不已。至兩路引兵一歲之間。再犯京城。朕每與講和。以求息兵。言及割地。如剔眼肉。非是棄河北之民也。欲與金帛取贖。以復舊疆。今事勢危急。四方宜同患難。京城失守。則我赤子盡陷蕃夷。永在塗炭。仰河北一路盡起軍民之兵。守臣自將。倍道並行。星夜前來。殄滅虜寇。以安王室。天下平定。與汝共之。除賞賜外。軍事優補官資。百姓免五年租賦。

制加鎮海節度劉延慶爲檢校太傅。

十二日。開戴樓門。許百姓般門外柴炭木植等賣。仍發卒二百人下城打護龍河氷。

劉韐以守禦無狀落職。留以自効。除劉延慶爲使。虜築望臺。度高百尺。下覘城中。又飛火砲燔樓櫓。旋即修繕。又造雲梯。施大輪以革冒之。乘罅推以叩壘。將士以鈎竿拄之。使不得進。近則以鉤子取之。發火焚梯。虜數引卻。車十擊九牛弩。一發而貫三人。

十三日。金人掩殺運柴百姓入河。范瓊以兵救之。

雪晴。李處權使西軍回。不見粘罕。亦不受書。云自遣蕭翼計議。

是日。金人陷亳州。

十四日。駕再上城。擐甲勞軍。殿班撮城下戰勝。賜賞之金帛。駕幸東水等門。撫諭軍民守禦。提舉李擢降兩官。落職罷。以田灝代之。初護龍河自賊迫近。卽決汴水以增其深。其後雪寒氷合。賊于氷上布板置草覆之以土。將以攻城。而擢不介意。是日天稍晴。上登城。見城壕塡壘殆盡。乃有是命。駕御朝陽門。胡兵十數逼城。出不遜語。衞士三百餘乞下戰。從之。遂與合戰。中有執盾者二人。獨奮身躍入。至手殺五六十輩。而餘兵不進。詔促使援之。卒無肯前者。二人競死。上不懌。因下城。初舊制城樓禁火。士卒嘗戰。不能執兵。至有僵仆者。然上在禁中。徒跣祈晴。又撫問存卹。絡繹不絕。多給衣袄。務令溫暖。衆皆感泣。不敢憚勞。以勤王不至。時令挑戰以示敵。然可用者。獨有衞士三萬爾。每出數百人。雖多獲級以歸。然亦失十五六。至

是死亡已數千人。賊又遣使議和。須上或上皇出郊。詔不從。復請以近上親王。詔遣親王行。將出。賊具兵以迎。因不復出。獨遣馮澥代行。賊聲言失信。攻城益急。南壁惟字乃字號二樓最危。時壕池已爲高陵。賊既逼城。旁近七八樓。爭發矢石。動以千百計。既非受敵。往往虛棄。或止之。則衆指爲奸細而殺之。賊伺城上稍息。拾矢石反射城上。交下如雨。弓弩多不能立。砲亦良久乃能一發。傷者甚衆。給賞官皆應給不辦。又樓櫓之屬。爲矢石所壞。換易不及。每一柱一板。率厚賞募人。既而有中砲碎其首者。有爲流矢貫之于柱者。人皆莫肯施工。不得已。逼使之。或請以磚石壘壁。可免換易。從之。頗亦以爲便。既而灰棚多爲砲石所損。因以布囊貯糠。爲籍其下。卽用火牛車。以備雲梯之來。雲梯之制。高于城下。繩貫竹木。似俤而彎。其下施平板。板上下龕蒙以牛皮。可數人以據城。又其下卽輪軸及鷲車也。箭所不能入。有獻撞竿者。其制用長竿數丈。上施橫木數尺。下以鉄作軸。雲梯之來。迎擲之。應手急索。則梯可倒。急攻之際。皆用之壞其二梯。殺賊千餘。至是日撞竿不及。賊因就其上。以長竿升火燒樓櫓糖袋及火牛車。不可嚮邇。頃之賊稍登城。有執盾者禦乃下。是夜緩攻。

十五日大雪。駕亦登城。三軍鼓舞聖旨。金人犯順。中外騷騷。蓋朕不德之致。今月十六日。可避正殿。開萬勝戴樓門。縱民樵採。

晟昌至絳州。絳人殺之。

十六日。金人塡護龍河。渡鷲車以攻城。是日于陳州門近東塡壘壕池。人于皮洞子內負土。矢石不入。

駕幸南薰門雨作泥深
十七日過登天樓來攻東水門聖旨宣化門東壕內賊兵絞棧盧襄臥疾全不措置不自請罷滋長賊計可落職與祠李擢喬師中坐視賊兵進棧壕河中三分之二顯見守禦無方各降兩官爲弛慢不職之戒
十八日金人過鉄龍爪來鈎城上敵樓戰棚
遣忠訓郎閤門祗候秦仔賫蠟封文字詣康王奉聖旨訪知州郡糾合軍民共欲起義此皆祖宗涵養百年忠孝之士天地神祇所當祐助檄到日康王可充兵馬大元帥陳遘充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充副元帥同力合謀以濟大功李處權以再遣辭行付御史臺獄
詔張孝純贈開府儀同三司張浹贈徽猷閣待制餘並贈七官選人贈承議郎與恩澤三資監司與恩澤五資
十九日賊侵晨以大橋三置火其上相繼攻水門拐子城搭材四人鋸斷橋以水沃火因撞竿折其梯墜者甚衆三搭材死之
二十日遣使出和要親王出盟
樞密院劄子金人犯順直抵京畿虜掠居民憑陵郡邑雖有議和之請未聞三舍之期主上出宮禁之藏御士卒出戰然有難塞之欲繼生無厭之求近日于都城四面作雲梯鷲車等窺伺間隙攻打堅城多設虛寨遠置疑兵欲絕聲援樞府職當機密義履艱危雖上聖垂仁猶欲按兵而講好然大臣仗義豈能顧

位以偷安。念萬里之幅員。率四方之豪杰。乃父乃祖。被聖神涵養之休。惟孝惟忠。實臣子願爲之事。宜殫大節。圖報上恩。恐號令之未頒。欲施爲而不敢。如檄書到日。應帥府監司郡縣守貳令佐。悉許不拘常制。起勤王之師。如見起發。仰所部令官併日催促前來。救護京室。如有未起發處。不拘遠近內外。許鄉里豪杰。遞相勸率。招集驍勇。不限數目。各自推排首領前來。或有逃散。去處山林。自相團結。已成隊伍。許具名申所在官司。不拘軍人百姓。亦許自効。隨事便宜。四面攻討。其所殺獲。隨事以聞。自節鉞以下。已有立格推恩。願忠臣義士。相與竭力。以成大功。時不可失。劄付開封府關牒前路火急施行。

知開德府王棣除顯謨閣直學士。

二十一日。遣郡王二人及曹輔、馮澥、出使。

增修東南二壁。提舉官安扶罷。以劉韐代之。

二十二日。金人遣郡王回。要親王幷何桌。

二十三日。遣京畿弓手出戰。敗死千餘人。是日大雪。祭太一旗。賊于東水門及陳州門東立大橋數座。下瞰城中。有榜募能下城焚毀者。白身授團練使。

二十四日。賊遣使來議和。　砲中田瀛立死。進五官。贈待制。陳州門火焚戰棚者三。卽撲滅而新之。是日早。賊推火梯四乘來攻字字號樓子。三乘爲撞竿所壞。獨字字樓子撞所不及。火沿燒三樓子。賊人皆登城。舞黑旗鼓噪。然爲樓子火盛。不可過。姚友仲仗劍擁班直守禦。官軍兵救火。弓弩交發。賊皆墮。殺

傷者甚衆。賊遂退。是日大雪。我軍放火牛燒金人洞子。反沿燒宣化門東敵樓二座。卽陳州門也。金人十數乘火作上城。守禦人掩殺而退。然攻城益急。用撞竿燒其雲梯二。殺賊千餘。其次索撞竿竿不及。賊因就其上。以長竹扎草延燒樓櫓糠袋及火牛車。沿引不可向邇。其貯水桶皆氷合。三樓頃刻而盡。賊幾登城矣。得牌首僅百人禦之而定。其夜緩攻。前此軍頭郭京者。妄稱有李藥師術。募無賴輩數千。聚天清寺。號六甲正兵。初爲成忠郎。尋遷武翌大夫。每以危急告之。京頷笑而已。民庶語及京者。輒以手加額。時何桌募奇兵五千。兵屬于京。有士人上書孫傅。其略以謂自古未嘗有以此成功者。其朝廷或聽之。宜少付之兵。俟其有成。乃稍進任。今聞衆至三萬。或失利則爲朝廷羞。傅怒謂客曰。京殆爲時而生。敵中瑣細。一一知之。幸公與傅言。若語他人。定坐弭寇沮師之罪。揖而退之。又有劉宗傑。傅臨政之徒。各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大將。率効京。有識者危之。嘗曰。非朝廷危急。吾師不出。至是乃登城。豎旗繪天王像。指示衆曰。是可令虜膽落矣。衆亦莫測。是夜宰執宿門上。

二十五日。大風雪。金人攻陳州門。鷲車、洞子、雲梯、矢石如雨。午時遂登城。守禦人棄擲兵甲下城走。既而東水門之南亦破。金人下城縱火。殺旁居人殆盡。都人自殺及棄男女財物于河井中者。不可數。初欲洗城。先刼帝姬往軍前。既而傳三元帥令。殺人者族。遂止。是夜南薰門、陳州門、東水門、大火光如白晝。先是四壁屯京畿保甲及軍士共七十萬。每壁提舉一員。同提舉二員。使臣十人。右僕射何桌樞密孫傅、曹輔皆在城上。又旋募無賴兵。以草澤爲統制。如傅臨政、裴淵、陳德之類。凡九十餘頭項。其後小人以邱濬感

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盡向東南臥白雲之句。立郭京爲將。人爭從之。朝廷因命爲統制。識者知其必誤國也。又諸統制皆自號令。不受樞密節制。既不齊一。專務姑息。人不畏威。加之賞罰不明。無以勸勵。遂至失守。如劉延慶并子光國。衆咸惡之。指爲罪魁。其日猶拜少師。初、郭京既爲朝廷用募。不復取其武勇。但相視面目以爲去取。有武臣欲爲偏裨。京不許。曰。公雖材武。但明年正月當死。恐爲我累。其誕妄自任類此。或言援用之初。試其術有異。京因謂金人唾手可取。與內侍輩尤尊信。傾心待之。是日大啟宣化門出師。門去敵不百步。又天已明。人固已駭之。先是每出師。城上皆持滿待我師稍却。即併力以射。用此退賊。京欲出兵。乃令守禦人皆下。無令覘軍。恐失大事。獨與張叔夜坐宣化門瓮城頭上。以親兵數百自衞。兵才出。即倡云。先鋒刼寨奪馬數百匹矣。都人皆喜歡傳增數千。其實妄也。初賊陣陳州門外。京自內出。正當其鋒。我軍數百人方踰壕。賊二百餘騎突之。皆沒河中。蹂踐殆盡。哀號之聲。所不忍聞。賊因趨門。方急呼守者禦之。吾衆已亂。不及出矣。京見事去。即白叔夜云。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南遁。已而雲梯輻湊來者不絕。初、朝廷募有能下城得賊旗者。賞銀絹。至是一賊身帶十數旗。其卒爭取。各詣其長求賞。但見黑旗旁午。人方疑駭而走。洎六人者登城。衆遂披靡。實午未間也。衆既潰散。城上連呼弓弩手。至隨後追之。終不回。棄甲露刃。塡隘里巷。聲言扈駕西出。叔夜度不可支。下城遇亂兵。臂中三刀。賊先焚通津門。宦者黃經臣望闕再拜。大慟。躍入火中死。守禦盡散。惟田瀕死之。詔贈待制。官其十子。賊入醴泉觀。衆止數百人。我衆望之奔潰。無敢與之敵者。俄頃。潰兵與百姓自南至北者。摩肩接迹。舊城門皆閉。遂從舊

宋門河上穿脚門而入。或渡河而過。嬰兒襁褓棄死道側者籍籍。慟哭之聲震天。公卿大夫率携妻孥衣敝布。匿委巷小民家。劉光傾西兵秦元傾保甲。從北門斬門而遁。虜登城者未下。而京師驚擾。四城樓櫓皆遭焚燒。火焰突起。急風中東南爲甚。初、虜遣使者劉晏等四人促和。朝廷館之都亭驛。及是百姓趨往擒之。晏等呼曰。我來促和。正爲若等毋殺我。衆不聽。皆臠之。有以是報阿里不者。曰。爾時南宋已無號令。不可罪渠。日晚上登東華門。宣百姓授甲。擲兵器樓下。遣之。時大軍既潰。民無鬥志。授甲者俄頃輒棄之。至夜。中官等並逃出。宮廷無一人。唯景王妃梅執禮、秦檜、謝克家三四人在上左右。傳宣命令。因詔謝克家授書往軍前。出不由門。縋城而下。單馬一二人隨行。從南薰門間關至劉家寺見二太子。至二十七日。有殿班指揮使將宣集衆數百人。欲衛上冒圍出奔。上猶豫。卽陞殿挽御衣挾上。上急顧宣曰。汝是何人。汝是何人。敢爾宣置上。以足頓地曰。臣不顧死。欲盡忠陛下。陛下不用。大事去矣。上托故還內。秦檜委曲諭之云。汝等護駕而去。果保全乎。衆默然。檜曰。我今爲汝告。官家更將書往軍前議。看如何。衆唯唯。于是檜復請往。其衆或以兵擊窻壁。斫會通門。暴甚。因盜內庫器皿。莫敢誰何。賴上親出。涕泣慰諭。時左言亦爲殿班指揮使。彈壓之。稍定。因擢宣爲防禦使。以安其心。　又云。是日早。大敵宣化門。郭京出兵。賊來攻。字字樓子。皆頹毀。處置未成。撞竿未備。賊遂登城。衆潰城陷。初、京師被圍。朝廷急于命將。有郭京者。軍中一老卒也。京師盛傳九六甲法。可以生擒二酋。其法用兵七千七百七十八。嘗自試于內。朝廷信之不疑。錫以金緡數萬。計使自募兵。恩數備至。人皆呼爲郭相公。其所召募。皆市井游惰。色色有之。不問武藝精

否。但擇其元命合六甲法者。有賣線者。京一見授以將命。他皆類此。賊兵攻圍甚急。京談笑自若。云擇日出師。凡三日可至太平。直抵陰山而止。其所招軍。但欲砍首級。不必戰也。前期豎天王旗。每壁三面。按五方色。或畫天王。不知何法也。又有劉無忌。乃賣藥道人。常以身倒植泥中乞錢。亦作統制官。蓋取邱濬詩有郭京楊式劉無忌。皆在東南臥白雲之讖。初。郭京出。延頸俟捷于宣化門者。已千萬人。俄報云。郭京前軍已得大寨。懸大旗于賊壁矣。又報云。前軍奪賊馬千匹矣。又遣使臣傳令樓子上。除守樓外。餘並不得上。蓋郭京以六甲法。能使人隱形。未脫口。賊兵分四翼鼓噪而進。衝斷前軍。一掃而空。居後者悉墮護龍河。弔橋已爲所積壓。不可拽矣。城門急閉。賊師大怒。鉄衣沿城而上。止用雲梯一隻。可制五十人。初。十餘人登壘。官兵無一用命者。城遂陷。是日午時也。

京城陷。統制官死者三人。何慶言、陳克禮死于賊。姚友仲死于亂兵。劉延慶幷子光國奪萬勝門。帶班直長入祇候西兵萬餘人而出。皆護駕先鋒。延慶陷金明池而卒。光國携王黼愛妾張氏以逃。行十餘里。虜騎追及之。遂殺妾而自經。是日、班直斧都亭驛門。直入執虜使劉晏幷從者三人殺之。先是十一月二十八日。詔差翰林學士莫儔、御史高世賞、館伴幹離不使人劉晏于都亭驛。晏曰。皇子元帥遣晏來云。國相元帥一軍。非晚亦到。元帥請皇帝出城會盟。儔等答曰。伯侄之國。義均骨肉。與二元帥相見固無害。但事體不順。難以家喻戶曉。都人見大兵已傅城下。不容車駕出郊。二帥此來。正欲彼此不失信。既許二帥。却爲士庶軍民遮擁。不放車駕出城。卽失信。更大晏頗以爲然。晏至驛。使欲朝見。上問左右大臣。以前遣王

汭來不恭。不欲見之。孫傅、何栗、請留不遣。詔使人就館議事。不須引見。儔等奏。不引使人。恐難爲辭。亦恐劉晏不肯去。況斡離不于本朝素號有善意。今拒絕其使。如粘罕遣使來。不審陛下還令朝見否。後勢須引對。卽于斡離不非便。臣等連日與劉晏語。似稍識義理。必非王汭狡獪悖慢之比。上曰。如此。則令引見。晏果執禮甚恭。奏對婉順。上悅。厚其禮幣。晏悉不受。晏既去。又數日。粘罕軍果到青城。遣奉使知樞密院馮澥引蕃官蕭慶、楊眞詰撒离母孛極烈來使。慶極桀黠。有口辨。眞詰、撒离母孛語簡而峻。撒离母乃女眞人。其酋所親信者。再差莫儔、高世賞館伴。次日引見上殿。慶等力陳本朝失信事。謂如三鎭已許了。兵纔退。便不肯交割。今雖是畫河。國相元帥、皇子元帥、須要與皇帝會盟。方敢退師。上令儔等宣諭曰。非三鎭不當割。自是三鎭軍民不從。因而遣使告大金。免三鎭之地。卻計三鎭稅賦增作歲幣。本非失信。慶又奏云。大金收得貴朝詔書。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予人。上宣諭曰。此乃前日臣僚獻議也。已行貶竄。自有國書回二元帥。且煩太師諸人主張和議。必相信。虜使退至都堂。堅執前說云。相公諸人須是與皇帝熟議。方得穩便。何栗答曰。本朝自祖宗以來。車駕惟是三年一次郊天出城。平居未嘗離大內一步。況今大兵在外。都人豈容車駕出門。此是實難相從。皇帝自有回書。便煩太師諸人委曲覆之。二帥虜使退至廊。授書辭去。又數日。蕭慶又賫粘罕斡离不書來。堅請皇帝出城會盟。不然。卽圍城之軍決不解。攻城之具決不退。未攻城前。若車駕出城。二帥當執臣子之禮。若城破後。更無相見之禮。若謂使人言語太過。卽請斬之。使人不惜一死。此事乃是貴朝社稷。儔答曰。此事恐終難允從。至是遣李處權借太常少卿爲報謝

使。兼遣閤門宣贊舍人李德充副之。閏十一月十四日。粘罕斡離不復遣蕭慶、楊眞詰、斡撒离母、同李處權等來使。就差李處權作接伴使。先與莫儔等相見曰。奉賀這回好公事。且喜得早了當。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云皇帝不肯出。莫是疑否。儔答曰。亦何所疑。只是事體不順。慶曰。國相皇子來。特令慶等奏知皇帝。不須車駕出城。只要大臣計議。近上親王爲質。使待退兵。候兩路割地了畢。即送親王歸。儔等即時奏知。蕭慶等又言。來時二元帥云。陳州門濠已塡了三分之二。長一里。有攻城器具二百車。並未准上前。如依得書中所言。十五日放慶等回。和議便定。不然。二元帥云。不顧慶等三人。一面攻打。若一个軍人登城。更無商量。遂引之至殿上。即奏曰。免聖駕出。只要使僕射何桌出城議事。桌色變。上亦不許。宣諭使人曰。待遣大臣馮澥、曹輔前去。又請上皇、皇太子、越王、鄆王爲質。上宣諭曰。朕爲人子。豈可以父爲質。如皇太子數歲。如何到得軍前。撒离母曰。這事也有商量。如皇太子不須出去。只要親王二人出城爲質。上宣諭曰。遣近上皇屬出城。蕭慶曰。議事非僕射何桌不可。如馮澥、曹輔皆衰老怯懦。元帥決不信其言。上宣諭曰。馮澥、曹輔皆忠實大臣。朕所委任。軍前有事。但與商量。慶不以爲然。莫儔、高世賞請對。力陳虜已不敢仰煩聖駕出城。其心頗回。極不易得。如宰相親王。不可不行。且如斡離不前次到城下要宰相。陛下即遣張邦昌。要親王。陛下即遣康王、肅王。今兩軍並傅城下。粘罕兇悍有謀。又非斡離不足比。豈可不遣宰相及親王。恐貽後日之悔。蕭慶曰。館伴且須催貴朝遣親王早出城。若更遲回。恐悞大事矣。上降內批付儔等。令再三說諭使人。本朝宰相只一員。每日處畫朝廷事務。應副軍前。不可暫時闕官。已遣輔臣馮澥、曹輔

去諸事可商量莫儔高世賞委曲設詞諭曉慶等曰須得何樂等幷親王出城事便了兵便退如或不然決定攻城若城破之後不知大臣做得大臣親王做得親王麼慶等此後更不復來矣楊眞誥又索干戾人儔答曰皆竄嶺海不知存亡慶遽止之曰在此間者猶不肯遣況干戾人乎授書相別乃閏十一月十八日也十九日朝廷遣知樞密院事馮澥簽書樞密院事曹輔代宰相宗室節度使仲溫士淆代親王出至軍前粘罕但置酒待之酒三行便送馮澥等歸不交一談自此攻城益急晝夜不息二十四日劉晏再入城是夜大雪深數尺莫儔高世賞見劉晏晏曰皇子元帥令晏急入城修書不及兵已登城如力禦得住即極力爲之如力有不加即告皇帝早出來相見當悉保全宗廟社稷須急遣宰相親王出城庶免攻破晏曰城上守禦行徑全然未是便火箭燒着樓子何消倉忙若做樓不及但用大本□塞定多持長搶等待上雲梯人點令刺墜可也晏見城上守得未是恐不可保次日引見晏奏陳斡離不之意十賜晏金束帶退至都堂宰相執政諸大臣猶不肯遣親王奉使儔等力爭之不從歸至馹雪大作未時候聞馹□外大擾守門兵士入報金人兵馬已登城諸軍班直皆敗走回朱雀門已閉少頃晏等被殺

靖康要錄卷第十四

二十六日大雪。金人盡得四壁。城上火益熾。百姓扶攜荒擾如初。敗兵委塞里巷者。往往肆行摽奪。下城輩乘之。兵火四起。遣何栗及親王爲請命使。秦檜、李若水、司馬樸相繼納款軍前。至西北壁。寂無一人。乃伐城外林木。幷斷取柩板作障。反蔽城內砲架。皮囊巴皆回向內。城外盡作墁道。城內者則塹爲弔橋。不三四日皆畢。初破城。賊下令縱火屠城。時何栗率百姓欲巷戰。其來如雲。由是斂兵不敢下。仍僞倡和議。人心稍安。駕登樓宣百姓。遣宰相何栗、濟王議和。午後何栗、濟王回。同金賊四人入內。

詔許高除名勒停。瓊州編管。

是日早。龍德宮聞城破。太上皇帝爲衞兵擁入禁城。上皇猶豫間。衞兵欲殺內侍官鄭詳以下。遂由金水門以入。蹂踐雪中。移時未知所向。上聞之。遣帶御器械王球領殿內帶甲親從官二百人。迎奉太上皇帝入居延福宮。時脩德皇后早已入禁中矣。

又云。早駕上宣德門。見軍民越王同吳幵出乞和。二帥令回要宰相何栗、李若水自軍前乞入城。拉何栗出軍前。奉聖旨。勒何栗及親王出和。當晚許令講和議。乃回。堅欲太上皇出城相見。是夜。五嶽陽德觀大火。

詔釋王及之、李處權罪。及之復吏部員外。處權以再遣辭行。付御史臺獄。至是釋之。

又云京城十六門皆爲蕃兵占守吾兵無一人在城上者當日早班直及諸處軍等奪萬勝門奔出者四萬許人京城大擾哭聲不絕而士庶近上者皆扶老携幼藏匿于小街深巷之家婦女蓬首垢面自毀形容入井或自縊半死半活而棄在旁者不可勝數

二十日四更上御宣德門撫諭軍民兩國以和議各令歸業黎明雪止自城初破金人雖數令不得鹵掠然擅下城執弓箭鎗刀于貴家富室刼金帛馱馬子女每數十人作隊者甚衆小人輩因緣爲奸或爲指縱或髡髮皁裝効其號呼秉炬公肆虜掠是夜又火焚雲騎橋明達皇后孟昌齡等宅神衞營藍從宅沿燒數千間民見東南火作爭走西北悲哭不止幼稚棄于河者益多太守徐秉哲出舊城撫諭今日敢刼掠者從軍法王師及城上虜兵皆釋甲小民過城者虜人擲錢乞之或往復數十千語人曰元帥限我輩三日破城今止日半見効諸門先積金帛如山虜悉得之所棄者錢耳虜帥堅欲上出郊親議或太上皇太子亦可上初不肯出大臣有請行者上堅不從且指衣帶以示之曰事急有此而已既而手詔曰金人堅欲上皇出郊朕以宗廟生靈之故義當親往咨爾衆庶毋致驚擾却恨大事

又云是日駕登宣德門赦守禦官吏軍民之罪皆稱萬歲城中民趨陽德五嶽觀盜官錢天大風雪屍橫道路人爭食之入更雪霽長星見焱出丈餘四更沒是夜馬草塲葆真宮火

又云是早朝廷差人及出榜告諭城中軍民等已和議了更無殺戮人情初安然何桌在外與金人畫一以十二事和議如割河北歲幣稱藩括金銀之類未定聞金人須要上皇爲質

二十八日雪止日色甚明赤人皆言不祥又訛言下晚洗城于是大街居民逃隱窮巷惶惑不知所以爲豪右披毡毯婦女以灰墨塗面百計求生是日有榜云朝廷有遣使回大金已許通和只候何槩入城便作講和明誓仰軍民等安心着業其潰散者各放罪不得驚擾有違約束以軍法施行復有詔文武百官秀才僧道父老等相率詣軍前謝二元帥兵不及城全活性命之恩願犒軍者聽以金帛牛酒何槩等四壁披城兵盡放入城和議以定卽遣皇弟大王以下十一人詣軍前謝之晚差范瓊四少尹幷廂官彈壓舊城外府尹三衙彈壓城內民稍安堵然廣間下城焚刼州北皆黑水兵尤暴明達節明宅皆火太學律學一空待漏院登聞鼓院樞密院寶籙宮窻檻皆決壞

二十九日天陰稍晴城中軍民或詐爲金人縱火刼掠凡捕千餘人稍止百姓分其尸頃刻立盡自後日日有之晚有黃榜以當親往郊外是日百姓相率往謝二元帥以竿揭金帛者自門內抵南薰門塡溢于道路皆卻而不納自二十五日至是日士庶皆携老幼渡汴履水入內城雖貴游無不布衣塗跣者

三十日黎明開朱雀門上御馬素隊三百人詣青城見二賊至南薰門南立馬移時候報賊悉隔下兵衞許百人從都人自宣德門至南門泥雪中立候駕回廣見上皆以手加額焚香而迎是日未許相見車馬宿郊外衆聞之皆怊然夜有榜示奉御筆徐秉哲曉諭軍民各令安心勿得驚擾來日入城當與軍民共慶初是駕不欲往而太上皇欲行故出都人獻物隨駕往者不知紀極有旨候駕回乃前

賊既據新城晝不敢下遇夜或五七人至數十人前廣掠而已然呼索四出賊使交馳又令數人居都亭

賜爲承受方城破之初文武官僚踐及踏城死亡者甚多官軍約十七萬潰散幾盡至是招集纔二三萬軍前來索蔡京王黼童貫詹度陳遘李綱吳敏徐處仁張孝純等家族是日先以蔡京家慕容氏母子幷京二小孫以往

十二月一日上宿郊宮與二曾帥未相見遣使者議和事上將去表凡數次改是日閔傳乘輿還百姓自五鼓相率守南薰門啟路巳午間南薰門忽開莫不忻躍巳乃宣取酒果申後韋壽隆入城傳詔來日方歸又出黃旗云和議已定各宜知悉人益惶惑不安至夜有投宿御廊者婦女小兒用褓裙盛土塡馳道以雪泥未乾不曾治道故也家家焚香以禱是日虜來求劉晏等四尸以骨還之晚有二榜一云奉聖旨和議已定止是往來禮數未畢竊慮軍民等疑慮今曉諭告令知悉一云承大金軍前關金人雖在城四壁不令下城如有作過及乘勢作鬧之人仰一面收捉並以軍法從事

又云是日微雪講和方定孫覿草表質明曹輔韋壽隆邵溥賫黃旗歸報傾城迎駕數百萬人自闕至南薰門塡咽不絕至暮散歸皆以情乞詣軍前獻金帛牛酒謝過虜人不納是日皇弟康王開兵馬大元帥府于相州

二日日出無光有飛雪數片聞劉延慶出奔爲人所殺

是日候駕人稍少皆云必未回申時忽有一使臣馳馬而來云駕回都人驚喜奔迎至晚駕入門父老交道山呼拜于路側老幼擁土塡塞雪淖不須臾御道坦然或捧香前引或衝突禁衛藝頂然臂以迎者不

可勝計。皆攔馬首而泣。聲聞遠近。帝亦爲之掩涕。入宣德門。帝仰泣數下。左右悽咽不得語。從駕有金人數輩。見上得人心如此。亦皆驚嘆久之。

是日午時稍晴。頃之微雪。乃受降時也。初。鑾輿之出。駐蹕齋宮。遣宰執往來議事。易表者四數。其略云。三里之城。已失藩籬之守。七世之廟。幾爲煨燼之餘。久煩汗馬之勞。輒効牽羊之請。此孫覿詞也。至是始定。乃往青城見二賊。迎于門。上設香案。望金國設拜。以表授粘罕。賊受之。相揖而入。御馬行于前。二賊次之。遂入殿。講賓主之禮。相遜再三。上卒就主位。酒三行。移時而退。聞粘罕語云。三太子見在西京。衞護陵寢。無它虞。金人以甲馬往還裹送。遣蕃官五人送入內。宿于朝堂。始上亦以金銀十六担。繡帛五十疋。金玉帶各二爲贄。而彼供給亦良厚。下至從官飲食。頗各豐膽。于是令百官士庶詣軍前謝二元帥。民間獻金帛斗酒者。相接于道。僧道及富民揭黃榜諸門作功德。報大金國相元帥皇子元帥全活生靈之恩。大金皇帝聖壽無疆。遣中書侍郎陳過庭繼往河北割地。以黃河爲界。金要江東江北守臣子弟同往。遣簽書樞密院曹輔迎接康王。

金人堅欲上皇出郊。再三諭說。方稱皇帝仁孝乃免。

又云。上是日與粘罕阿里勃相見于齋宮。相見之初。粘罕先遣人將齋宮上鴟尾用毡裹。然後設香案。上望西北拜。左右無不欷歔。上遂與國相二太子同坐。上爲主。國相二太子次之。宰相親王並列于庭下。酒三行。俄頃遣人奏知皇帝。日已晚。城中軍民不安。可早回駕。遂與二賊帥送上馬。初見粘罕作二表。皆孫

覿秉筆云。社稷不損。宇宙再安。粘罕抹大金二字。止欲稱皇帝。又欲易宇宙二字。云大金亦宇宙也。朝廷皆不得已而從之。和議之後。二太子遣國相持書云。既往不念。故無可言。事至于今。良爲驚悸。康王見在河北。使可遣大臣一人同使命喚回。未審聖意如何。凝寒善保壽祉。其書不書名。

三日。上御祥曦殿。百官始造朝。庸索全城騾馬。開封府奉聖旨。應在京見任除職事官留馬一匹外。並赴開封府納。限三日。敢隱留者。全家軍法。告者賞錢三千貫。于是自御馬而下。得七千餘匹。歸軍前。內班直禁軍自控納之。甚有愧色。賊帥差官檢視諸庫。取絹一千萬疋。既而又索采緞如絹數。及金五百萬錠。銀一千萬錠。表段只要綾羅錦繡。不要紗。右司員外郎司馬樸著作佐郎李若水。以奉使和議。皆遷爲侍郎。若水吏部樸兵部。

上既入。粘罕從三百餘人。皆爲庸驅去。使跪膝青城。後久之乃赦。望金國拜謝。分配諸蕃寨。王時雍兼領開封尹。翌日。詔不施行。梅執禮龍領尹。依舊賓客。

上朝太上皇帝于延福宮。悉屏去從衛。以何桌從。

是日晴。百官入內起居。庸使四人從駕入城者亦朝見。索蔡京家屬。詔遣慕容氏幷蔡儔、績來取李綱、吳敏、徐處仁、王安中、劉韐、童師易幷蔡靖、滕茂實、趙良嗣、張孝純家屬。

四日。開封府榜論數于戚里豪富之家根括金帛赴納。何桌率百官父老僧道等詣軍前謝。早至南薰門。薄晚方有蕃官傳令。國相元帥指揮。日晚道路遠涉。不煩出城。令各齊心發願。願大金皇帝萬歲。乃謝而

退少頃。御史臺傳旨。應在京職事官並赴尚書省聽候差使。

五日。金人于城上密栽松栢及實排椓木。應守禦之具。悉移內向。遣使八人入城。自此皆宿都省。或朝堂。不復宿都亭驛矣。吏部差文武官各二十員。隨金人軍往兩河交地。每州各一員。中書侍郎陳過庭爲交地都提舉。粘罕有書到御前。其略云。往事不足深念。但遣近上大臣迎康王云云。無名。

六日。將內外庫絹幣數令禁軍送之軍前。自此數旬不已。退回汙損者甚多。有詔撫諭四方。由軍前差人裹送以出。詔曰。大金登城斂兵不下。朕親出郊見兩元帥。和議遂定。宗社再安。生靈獲全。恩德厚甚。四方恐隔絕日久。未免疑惑。仰諸路監司守臣速行撫諭。兩日金使巡視府庫。已封內藏左禦前軍器所。王宗濋龍殿帥。差橫行指揮使左言權領。先是城破。殿班作亂。獨言出力遏之。故有是除。仍超授防禦使。

七日。虜于城上悉栽松栢及皮雛巳。覆以棘芒。

聖旨。諸軍僞作蕃裝劫財物者。限十日赍赴自首。與免罪。乃令五家爲保。

八日。議定金主號。爲崇天繼統昭德定功修文成武光聖皇帝。

虜使檢校內藏、左藏、元豐、大觀等庫緘封之。

九日。虜使索米麴各千石。與軍前醴酒。軍前催馬及割地使陳過庭出門。又要折彥質、文呂申家屬。夜有使須索金銀。語頗不遜。

十日。詔遣使臣撫諭諸路。復遣中書侍郎陳過庭簽書樞密院事曹輔宣諭康王議事。

十二日聖旨。吏部差在京朝官三十六人轉三官借寺監承赴軍前。交兩路地界。幷取三十六州太守親屬往爲質。詔吏部尚書王時雍同開封府尹徐秉哲分東西兩廂四少尹十五鄉五郎官。徧詣在京根括金帛。出二榜。其一云。曉諭戚里權貴豪富之家。竭其家貲。赴府送納。如敢隱匿窖埋諸色人許陳告。三分支一充賞。犯人重行發配。知情藏寄之家依此。其一云。大金既已登城。斂兵不下。保安社稷。全活生靈。恩德甚厚。今來公私所有。本是大金軍前之物。義當竭盡。以犒設大金軍兵。自皇后家爲頭。又奉聖旨。有能軍前竭財犒賞者。令王時雍具名聞奏。當優與官爵。限三日具所有送納。或敢隱匿。並正軍法。捕奴婢笞擊問之。以王時雍兼開封府。就本府治事。免致官吏分擘不前。差祠部員外郎惠柔民部絹納軍前。分三門出。廣各以官授之。南薰門四百萬疋。東水門鄭門各三百萬疋。

十二日。斬門指揮使蔣宣、李福、盧萬棄市。先是二十五日城陷時。劉延慶、劉光國出衆以爲車駕已行矣。翌日大臣請登宣德門撫諭。以安衆心。二十七日。上御樓方下踏道間。蔣宣叩馬請車駕由左掖遽出以避寇。既而宣等立馬祥曦殿前。邀駕播遷。遽甚。上曰。將我何之。宣等云。爲官家奪得一線好路。這裡不是官家住處。祥曦殿門閉。宣等以斧破之。門外內侍梁揆等被殺者十七人。上大驚。復入內庫劫金寶而去。至是詔宣等棄市。

十三日。遣軍人百姓般絹赴南薰門納。凡一千萬疋。又遣使來欲割蒲、解許之。先是軍前諭意。金帛不前。初十日定下城。故凡百應赴。莫敢少緩。絹般去屢有換易。悉要山東、河北者。朝廷以酒肴等遣受納蕃官

無算。兵士有屢般力乏。憤而擲于虜人前者。虜衆徐謂曰。莫是國家得汝力助。虜遣南京尹胡直孺入城。

聞聶昌卒。先是十一月。金人長驅。駐軍懷州。不行者十餘日。乃遣太師王汭、楊天吉持誓書來朝。王汭、楊天吉云。兵臨大河。去國城咫尺間。兩國戰爭累年。生靈塗炭已久。此緣小人用事。起此兵端。今欲休兵講和。以誓書遣臣等來。復兩國之歡好。止求割故地。以河爲界。上不得已從之。王汭曰。今陛下敦信許和。乃兩朝休兵之幸。然未知陛下遣何人報聘。上曰。待擇人。王汭曰。春時議和還師。以三鎭爲約。陛下遣張邦昌、路允迪割地。皆臨時驟進銜命而往。果見中沮。遂有失信之事。所以至今傾國而來。蓋要理會今春不割地失信公事也。今陛下不輟左右親信大臣一往。若如前舉。必不取信金國。汭等固必看陛下如何耳。上命唐恪等議。遂以門下侍郎耿南仲同知樞密院聶昌等聘焉。是月二十二日受命。昌入對曰。陛下委臣使事。臣不敢辭。但臣短見。深恐許和割地之後。金人失信。復來臨城。臣若止傳國書。實爲無益。且兩河之人素勁。至如太原守孤城經年。隆德破而復守。人人死戰者。蓋不負祖宗積德之靈。陛下恢復之志。而今也下太王遷邠之令。用保生靈。第恐彼方之民。深戀國恩。不忍削髮左衽。從夷狄之國。則未必可號令也。不從則臣必爲金人所執。不能爲陛下努力。則臣死不瞑目矣。臣若詣軍前議和不成。戎兵南渡。乞以便宜分遣徽猷閣直學士參議官劉岑朝奉大夫幹辦官滕牧分路催勤王之師入衛。亦臣區區之願。上曰。甚好。當降指揮。昌曰。一降指揮必喧傳。喧傳則泄漏。泄漏則機事不成矣。只乞陛下密記淵衷。上遂命

取黃絹御書賜昌曰。聒昌議和不成。戎師南渡。取晉絳路入京兆。率先諸路人馬入衞王室。劉岑、滕牧取嵐靈路。催促陝西等路勤王軍。依奉使法內滕牧與除直秘閣體念宗社。朕不敢忘。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御押付聒昌。是夜昌同官屬出宜秋門。宿瓊林苑。明日行至望京橋。逢游騎二十七日至永安軍孝義橋。遇粘罕中軍。約明日相見。粘罕隨行至閤門。明日盛甲兵之衞。接見使人。其閤門舍人止曰。撤傘用榜子贊名引見。國相昌曰。國相者。金國何官也。舍人曰。宰相元帥。昌曰。既爲宰相元帥。乃金國之臣。昌亦南朝大臣。止當以敵國臣子客禮相見。豈有南朝大臣以臣禮見大金之臣乎。舍人曰。樞密雖不畏死。昌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死不足畏。節不可屈。爭之移時。粘罕既不能奪。乃以客禮接見于毡帳中。往返議論者紏日。粘罕曰。我兵已南渡。且到城下。候樞密割地回日。此方旋師。蓋以南朝曾失信也。昌曰。皇帝仁聖。未嘗失信于天下。頃以童貫、王黼苟利忘義。失信大遼。致今日國家有意外之難。非國家失信于大金也。且國相今春畝誓結和。勒兵不渡。今復背約南侵。非金國失信耶。粘罕曰。不敢廢和議。止候得地。昌曰。被命而來。不敢輒易。若國相兵不北還。昌雖死地亦不敢割。粘罕大怒。入後帳中。約退昌。昌歸館。不給食者一日。加甲兵圍其舍。二十八日。以太師楊天吉擁千兵館伴昌。往河東。太師王汭以千兵館伴耿南仲往河北。二十九日。昌北行。不得復見粘罕。至閏十一月初四日至澤州。昌召參議官劉岑幹辦官滕牧出。臨行親得御扎。具說前降之語。曰。當與公等誓死成事。是夜。召金館伴太師楊天吉曰。國相待昌之還。方肯歸師。臣子之心。急于星火。奈以道路遙遠。莫得疾走。欲分遣屬官往東路。昌行西路。會于河中。不二

十日之間此事畢矣。庶得國相早肯班師。楊天吉等曰。謹諾。遂分差戎使王敞、郭天信以五百兵館伴劉岑、滕牧往河東。楊天吉親伴昌行。其議遂定。明早分路而行。十二日昌至絳州城下。城門不開。郡官逃盡。惟有監倉趙子清者領州事。郡人聞割地。大怒。出兵掩殺。是日昌遇禍。十二日也。

十四日兵馬大元帥皇弟康王如大名府。

十五日申時。禮部火。泯燒刑部及曉方息。

開封府等處銷金銀共四千爐。

是日火自尚書省延及祠部、吏部、刑部。

十六日立春。上遣送土牛條杖往二壁。粘罕不受。傳語趙王不用許多禮數。又遣使語二帥。欲開諸門。令細民樵採日給。粘罕不可曰。且令折屋燒。語類此。凡遣造虜壁議事。多不得見二帥。或踞坐帳中。使甲士執引使者趨拜廷下。司馬樸使問其族。曰。先祖太師丞相光。賊曰。賢者之後。乃稍加禮。

金人歸胡直孺及其二子。

有旨許民于艮嶽採花亭榭爲薪。

虜薄城以來。每夜日晡。輒鼓鼙四發。及得城。復擊于城上。謂之平安鼓。城中墻屋皆震。聞者不聊生。自是間一擊之。不復如往日也。

皇弟大元帥康王次大名府。

聖旨凡虜財物不自首爲獲者族誅近隣不首準軍法軍人作過統制官不覺察除名勒停以有詐裝蕃人作過也

十八日詔瑤華宮人遷居延甯宮

二十日雪移金帛于市易務受納

二十一日雪毀圻艮嶽亭榭爭奪死者千餘人百物踊貴死者甚衆遣使往軍前稟金銀數是日萬歲山屋摧壓死者四十餘人

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大雪及尺餘至夜方霽街巷死者如積曹輔軍前回云至曹州不見康王一路金人連營

觀文殿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徐處仁牒以東道摠管胡直孺尚書兵潰不知存亡令淮浙監司權上件職事領兵赴援乂安王室當所見起發前去會議施行

二十四日開寶寺火差祠部員外郎喻汝礪毀高俅賜第鬻其材于民尚書省榜連金人書云十二月二十三日骨盧你移賫勃極列左副元帥皇太子元帥謹致書于大宋皇帝近日差官入京城檢視府庫藏積內絹一色約有一千四百萬疋于內唯取犒賞所須一千萬疋今承來示披尋深意恐似此有妨取索假以爲辭于理未安比者初欲破城時本擬縱兵但緣不忍以故約束今來賞勞諸軍議定合用金一百萬錠銀五百萬錠緞子衣絹數不限官私早望應副見在庫絹雖見有餘惟取所須此金銀緞子亦係所

須以外亦不必取昨來本府再舉之際累承示諭當致金帛費耗驗今所諭似謬前言且冀亮悉無用浮詞謹奉書啓達不宣謹白金銀各五十兩尙書省奉聖旨令出榜曉諭今備錄國書在前勘會大金軍既登城斂兵不下保全一城生靈恩德甚厚軍前金銀表段自當竭力應副除內藏元豐大觀等庫及龍德、甯德兩宮、御前、皇后閣、皇太子宮幷臣僚之家以根括數目外大段缺少今曉諭權貴戚里豪富及凡有金銀表段人戶各仰體認大金之恩疋兩以上盡行輸納差王時雍管東北壁徐秉哲西南壁陳求道余大均管東壁王紹受納王及之、夏承管北壁李佩受納依諸家元納到封頭斤重交納赴大金軍前如敢隱留許諸色人告仍令逐便給賞官吏乞覓幷仰一面措置施行此榜出都人大恐差官分詣諸處買柴始聞潁昌府破死者大半故老之家盡虜置軍中

詔禮部刑部遺火人吏自開封府移理獄

二十五日張徽免試爲中書舍人

徐秉哲以根括金銀數目浩瀚乞添差蘇昌時充司錄從之

虜人入國子監取官書凡王安石說皆棄之

二十六日開封府榜金銀疋帛限三日盡數送納如有窖藏寄收出限不納之家許諸色人幷本家人力女使經府陳告以所藏之物三分之一估價充賞其人力女使着卽時放令逐便

邵溥應副城南蕃官頗昵聞其國相主謀者高書、劉尙侍二太子主謀者劉中及撒罔毋國王大綱謀事

者帥預事郭藥師已罷兵柄矣。其有密謀。即各馳馬于空迴無人之境。盤旋數刻而後反。其衆議不以高下。皆環坐一室。盡晝字于灰。以定可否。不復聞語。其密如此。是日輸絹數足。

虜貨香謁文宣王武成王祠及相國寺。

二十八日。開封少尹榜許中下戶以金銀聽入官中賣。並無阻節。范寅數事往來催促四壁。專括金銀。東壁受納官王紹能。差職方王雱。駕部陳芾。疾速前去管勾矣。

虜取秘書錄及所藏古器。

二十九日。元帥康王如東平府。

先是辛丑壬寅年。朝廷新得燕山。調河東京東京西之民轉菽粟金帛器甲往燕山。絡繹于道。而燕山初定。盜賊不可勝數。剽劫行李。商旅遂絕。部押官往往在雄州不敢北去。而燕雲兩路官吏。散處中國。其哨聚之民。並引處內地。中國之民。日夜疑之。而官吏亦不復以禮待遇。相忿恨。數至喧爭。至乙巳歲秋。平陽府就粮義軍劉嗣初反。殺掠居民。轉至懷州城下。兵馬鈐轄與兩隊將將與之戰。屬沁水暴漲。官軍不利。轄鈐及兩隊將皆戰死。朝廷大發兵擊之。嗣初遁歸雲中。是歲正月十九日也。嗣初之反。晉絳汾路懷衞皆被其害。而澤州當數郡之中。其守高世由扞禦有方。獨不入境。既朝廷賞功。澤州不預。六月末。中奉大夫直祕閣霍安國知懷州。安國嘗爲燕山路轉運判官。頗習邊事。數爲其僚言。金人必爲朝廷患。此州亦不可不備。乃計度增城濬濠繕治器甲。安國在燕山時。郭藥師嘗欲自有燕山之地。不煩朝廷置帥。人不

以爲言。而安國獨深然之。乃具以奏。坐此放罷。幕府憮然。以爲不至。若此也。十二月。童貫自太原府回。行李甚遽。既渡而南。乃聞金人已破代州。知代李嗣本降。是月九日也。朝廷以宇文虛中爲軍前宣諭使。知懷州而回。後數日。聞虛中爲亂兵所刼。僅以身免。已而上皇降詔傳位于淵聖。靖康元年丙午。金人二太子斡離不自河北入寇。所過不攻城。遂進逼京城。三月。金人河北所入兵退。其游騎至衞州。粘罕自代州入寇。所過攻城。既陷代州、忻州。至石嶺關。將耿守忠本燕人。率衆降之。金人遂至太原城下。知太原府張孝純副總管王稟以勝捷兵三千人嬰城固守。金人分兵圍之。粘罕引兵出南北關。陷威勝軍。是歲二月也。賊至隆慶府。知府張確憑城與之戰。二日而城陷。張確死之。粘罕進屯高平縣。會朝廷遣簽書樞密院路允迪使金國。割三關四鎮之地。二月末。允迪至懷州。盤桓數日。金人知允迪出使。必欲見允迪而後止。懷州士民數千叩閽請允迪至高平。粘罕退北關。太原城守未破也。初。粘罕至高平。澤州通判時敦往犒之。事既定。朝廷以知州高世由爲直秘閣。賞其能使虜。不知城下也。粘罕既過北關。于太原城下舊城而居之。號曰元帥行府。盡限屬縣運芻粟。爲久居之計。朝廷以姚古爲河東制置副使。古至懷州。三月二十四日。別將陳迪擒大金所置隆德知府姚瑤。瑤燕人。自言系出穎昌。頗有善政。潞人喜之。二十五日。又遣將入威勝軍。逐金人所置知軍事。古引兵至威勝軍。傳聞粘罕將至。古一夕遁歸隆德府。种師中自河北逐金人出界。由土門路入河東。金人以精騎邀擊于榆次縣。殺師中。麾下兵皆潰。五月五日也。朝廷以知樞密院李綱爲宣撫使。督諸將救太原。又以資政殿學士劉韐爲宣撫副使。中大夫直秘閣范世雄起

鼎澧兵來河東。始爲參謀。俄爲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宣撫司參謀兼河東路幹辦公事折彥質參謀官四人。京畿提刑王以甯。祠部員外郎裴廩。直秘閣沈琯。宣義郎郭執中主管機宜文字在懷州三員。樞密院編修官鄒柄、田旦。朝奉大夫韓曄。幹辦公事主管文字官趙枘、趙甡、張叔夜、陳湯求、梁澤民、張牧等數十人。又以武功大夫防禦使解潛爲制置使。代姚古。以种師中統西蕃人馬。以許季烈爲前軍統制。于是解潛屯威勝軍。劉韐屯遼州。王以甯節制浙兵。張灝爲察訪使。灝孝純之子也。與府州折可求等皆屯汾州。又范瓊率山東兵以及招到張仙、劉浩等屯南北關山間。皆去太原府五程。約以三道兵並進。會于太原城下。遣郭執中至解潛軍。引兵先出南關。陣于坡上。金人迎擊之。軍大敗。潛與數十騎走山間。种師中亦敗走。所轄西蕃兵。間有一二回者。郭執中、折彥質與河東轉運使高衞、錢歸善遁至隆德府。張灝引兵攻文水縣拔之。進軍數十里。金人出騎大敗。八月七日也。灝與數騎走歸。餘衆遂刼汾州。金人兵回遼州。劉韐引其衆取間道欲歸河北路。與金人游騎相遇。懷州將領王彥隨劉韐軍戰死于山間。是時粘罕在雲中。留金人將銀朱大王于太原城下。八月五日。粘罕至太原。至九月五日。城遂陷。張孝純被擒。俄釋之。人以爲雲中府察判刺殺副摠管王稟。盡殺勝捷軍三千餘人。九月十九日。朝廷召李綱回。以折彥質爲宣撫判官。范世雄至龍德州罷歸。折彥質至懷州。郭執中以宣教郎直秘閣爲參謀。富直柔以宣義郎秘書省正字爲參議。宣議郎王弗以承事郎爲幹辦公事。迪功郎張絳機宜。走馬承授王襄往來河東。屢言將帥過失。召范瓊、以甯歸國。俄而以甯罷。范瓊赴闕。鼎澧路兵二千人在澤州。餘在懷州。朝廷盡罷李

綱所遣置官屬以折彥直專主和議當棄太原故也又以解潛爲參謀俄又罷之進彥質龍圖閣直學士宣撫副使彥質以郭浩爲都統制許大倫副之十月八日金人陷汾州張戩死之十日以龍德平陽爲兩帥以懷州隸隆德以張有極爲集英殿修撰隆德府安撫使以高衞爲徽猷閣待制平陽府安撫使衞未至平陽而平陽已爲契丹兵所破金人進據之矣又以郝愈爲河東提舉常平加兩路守臣並帶內安撫使十月懷州官因見彥質曰宣撫使兵馬久在城裏困倦甚矣一兩日欲去西山下排隊少令意思舒豁次日遂與富直柔王弗張絳同行欲宿萬善鎮去州二十五里正太行山下中大夫右文殿修撰懷州安撫使霍安國差官應付彥質至山下逢李若水自大金奉使回屏人密語知虜已南向彥質大懼其夜還鎮遂挺身遁歸河陽留諸軍共二萬人在懷州續得省劄云金人不肯守盟約延迤邐進師將欲前來河北人民盡許渡河過南居舍林木皆焚燒務令虜無所得次日早懷州得彥質劄子令郭浩許大倫統押宣撫司馬兵來河陽令曹璋都統制鼎澧兵在懷州北及辰時浩大倫亦去次日虜至城外令懷州速降云今已取了晉絳太原且看太原猶自取了則懷州何勞攻也汝且與守臣說令將降狀來時粘罕已陷澤州知州高世由通判呂民中降虜傳檄云汝南宋上皇數年前遣人自海上與我大金結盟共滅契丹當時元約九州土地人民歸汝南宋子女玉帛歸我大金及至各自興兵汝南宋並不能取得九州却是我大金取了燕山府爲有已前盟約將土地人民一齊交割與汝是我大有恩德于汝南宋也既無以謝我遂將營平兩州與大金而營平兩州戶口多在汝南宋界裡我爲民父母爲見有百姓父母妻子離散

情實不忍移檄去汝南宋取兩州戶口汝南宋都不發遣亦無回文不肯依納我便興兵是時却是我興兵來及至汴城下汝上皇使不做却教太子爲主見兵勢懼見攻破遂差使人將三關四鎮之地獻與我大金我信是實頭言語使引向行府至高平縣見汝宋差路樞密來我使回去更不侵掠是我又有大恩德于汝南宋也却背盟約密諜三鎮堅守不付又召天下兵援太原今日所以興師去不可謂之無名我本一齊都要汝南宋土地又爲大金皇帝聖旨教且以見流黃河爲界汝懷州合是我大金撫定去處合便歸降我守臣霍安國遣人再三說諭粘罕以爲不若與大宋皇帝商量三關四鎮歸大金每歲更添歲幣自餘事宜足可評薄粘罕曰也得與我三關四鎮每歲更與歲幣二百萬來汝且恁地差人去南宋皇帝處說且留軍在懷州澤州之間等汝回以前發去者先鋒難爲未見次第便却喚回持指揮教與不得胡亂殺人使人曰其如禪馬國王右副元帥在河北不知此意若去攻打如何處置粘罕曰容易容易待教說與遂回文與霍安國令申奏朝廷十八日無回報粘罕大怒曰汝南宋恁地無信行從今日以後更有文來我也不差人來我也不見汝具說與主州一任汝不忠不孝出戰亦得守城亦得則我是不住手攻打也時懷州有正兵千人鼎澧兵三千餘人河內修武武陟縣保甲四千餘人而虜日夜攻打不已十一月初破城準備將領武翊郎王英投濠而死粘罕引懷州官立其前先引第一行知州、通判、鈐轄、都監部隊、鼎澧路部隊將共作一行次州官一行次監官一行次縣官一行粘罕使番官傳令曰汝許多人是誰不肯降霍安國云安國是宋朝守臣是安國率衆不降又問第一行諸官曰只是知州不降是汝

倆都不降。皆說某等與知州一般。皆不肯降。又引令與東北望大金拜降。霍安國曰。安國是大宋之臣。不曾得趙官家文字。不敢拜。粘罕令引過盡脫去衣服。用索反縛。又令高尙書說與其他人曰。汝門多是小官。不干汝事。亦不要汝降。各赦罪。仍將知州霍安國、奉議郎通判林淵、武功大夫濟州防禦使兵馬鈐轄張彭年、武經郎都監趙士詥、毅武郎都監張諶、修武郎都監于潛、保義郎統領鼎澧路兵馬沈敦、秉義郎同統領張行中、及南兵部隊將五人同時被害。